京劇叢刊

第四十二集

蝴蝶杯

擊鼓罵曹

打城隍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丛刊

第四二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illegible]号:90 字數80,090 開本787×1092耗1/32 印張4[illegible]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500册

定價 7 0.38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慎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蝴　蝶　盃





前　　記

总督公子卢世寬率領家奴去遊龟山，因强买娃娃魚，縱犬将漁翁胡彥双手咬爛，并用皮鞭毒打。江夏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激于义憤搶救胡彥，失手打死卢世寬，不得已逃走。胡彥回船，因伤重而死。总督卢林亲到江夏县衙搜索，未获，又派兵围住龟山，追捕玉川。玉川逃到江岸，胡彥女儿胡凤蓮将他渡上漁船，时，追兵已到，凤蓮急中生智，指屍喊冤，斥退追兵。二人患难相遇，彼此由感激而生爱恋，以蝴蝶盃为聘，訂了婚約。当夜玉川过江逃走，凤蓮便持盃投县衙申冤。

卢林因搜拿玉川不到，約集布按三司会审，拟斬田云山以洩憤，田云山据理爭辯，布政司董温也力持正义，更由于胡凤蓮闖入帅堂，痛斥卢世寬罪状，卢林詞穷大为狼狽，三司便乘机令云山限期緝子归案，并由董温收凤蓮为义女，权且收場。卢林也奉命出征。

田玉川逃到云貴边境改名雷全州，听說卢林出征，正想回家探望，适遇卢林被敌兵杀败，陣前落馬，十分

危急。玉川見状不顾前嫌上前解救，并杀退敌兵。卢林因此获胜，便保奏玉川功績，一同凱旋还乡。玉川回家探望双亲，忽聞卢林又因田云山緝兇逾限，派校尉前来捉拿，玉川不肯再連累父亲，坚欲自首公堂，与卢林辯理，田云山无奈就和他一同投案。凤蓮聞訊也急忙赶往帅府。

卢林齐集众官大开庆功宴，及至玉川投案，才知立功小将就是杀子仇人，不禁大惊，但最后仍欲将玉川問斬。玉川父子据理争辯，众官經董温說明利害，也力主秉公而断，时凤蓮闖进帅府，見状情急就要进京申寃，理亏心虛的卢林，瞻前顧后，杀赦两难，只好在众官說合下，听凭三司处理，拂袖而去。几經波折的田玉川、胡凤蓮終于获得胜利而团聚。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文学組范鈞宏、吕瑞明改編的。改編工作是以后半部为重点，删掉了《逼婚》、《洞房》的情节，发展了老本的《試盃》，修改了《救卢》、《打子》，并改变了結尾收場，使田玉川和胡凤蓮对卢林的斗争貫穿到底，正义終于取得胜利。关于前半部則是在梆子传統的基础上，参考了馬健翎的秦腔《遊龟山》以及其他剧种的改編本，按照京剧艺术形式，进行集中和加工，使之成为一个晚会可以演完的节目。改編本已經中国京剧院一团实驗演出。

剧中人物

盧世寬（丑）	家　郎（丑）	胡　彥（末）
田玉川（小生）	胡凤蓮（旦）	田云山（生）
田夫人（旦）	田　明（末）	盧　林（淨）
唐　儉（生）	徐錫恭（丑）	董　温（生）
郝子良（生）	姚大讓（生）	中　軍（副淨）
捧旨官（小生）	番　王（武淨）	四家丁
犬形	四校尉	四刀斧手
四軍士	二番將	四番兵
院子		

第　一　場

卢世寬　（內）小子們，带路！

〔四家丁牽着虎犬，家郎、盧世寬上。

卢世寬　（唱西皮搖板）

小子們架鷹牽虎犬，

前呼后拥遊龟山，

来在江边用目看，

遊人不断車馬喧。

胡　彥　（持魚籃上，唱西皮搖板）

賣魚来到龟山畔，

但愿多得几文錢。

卖奇魚呵！

卢世寬　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的？

家　郎　有一老头儿，吆喚着卖奇魚。

卢世寬　卖奇魚的？叫他过来！

家　郎　卖奇魚的！我們大爷叫你。

胡　彥　哦，是，是，是。參見大爷。

卢世寬　罢了，罢了。老头儿你卖的什么魚？

胡　彥　乃是一尾奇魚。

卢世寬　魚就魚吧，什么奇魚？

胡　彥　此魚人头魚身，名喚娃娃魚，世所罕見，岂不是一奇魚？

卢世寬　呈上来，大爷观看。

胡　彥　是。（以籃示盧世寬。）

卢世寬　（取魚看）嗐！小子們！果然人头魚身，是个娃娃魚。好魚！好魚！

众　人　好魚，大爷就該买下。

卢世寬　对，买下。——哎，老头儿，这条魚要卖多少錢？

胡　彥　三貫銅錢。

卢世寬　我問問你：这条魚有多重？

胡　彥　三二斤重。

卢世寬　三二斤重，就値三貫錢？

胡　彥　有道是："貴人买貴物，何論价高低"。

家　郎　倒是两句好話。

卢世寬　对，两句好話。来呀，賞他三百銅錢。

胡　彥　哎呀，三百錢如何能卖？太少了，不能卖呀！

卢世寬　什么？不能卖？

胡　彥　太少了啊！

卢世寬　眞是瞎眼的老狗！給你两个錢，那是大爷賞你的臉！

家　郎　这不結啦！听我告訴你：这是我們总督府的公子卢大爷，今天是你碰巧啦，要不，你想奉送，还巴結不上哪！

胡　彥　嗳！今日奉送，明日奉送，若是只管奉送大爷，难道叫老汉一家喝风不成？

卢世寬　哈哈！你这个老混賬！买你这条爛魚，看你說了多少罗嗦話，滚！

〔盧世寬摔魚于地。家丁放开饔虎犬。犬搶魚，胡彥急夺，被犬將手咬爛。

胡　彥　（抖手。痛）哎唷！……

卢世寬　（嘻笑）嘻嘻，咬死你这老不死的。

胡　彥　住口！你們放出恶犬将我双手咬爛，反在一旁取笑，眞乃仗势欺人！

众　人　啊？你敢罵大爷！——大爷，他罵您呢！

卢世寬　什么，他罵大爷。打！

众　人　大爷賞个数儿。

卢世寬　四十皮鞭。

众　人　打！打！

〔众打胡彦。

胡　彦　哎呀！（唱西皮散板）

双手已被犬咬爛，

怎能禁受四十鞭！

拚着老命忙逃竄——

〔众打胡彦，胡彦拼命。

田玉川　（內）呔！休得仗勢欺人，俺来也！

〔田玉川急上，护住胡彦。

田玉川　（接唱）

仗勢欺人为哪般！

呔！你等倚仗势力强买民魚，縱犬伤人，皮鞭拷打，眞眞岂有此理！

家　郎　甚么？强买民魚？你簡直是胡說八道！

田玉川　俺在那廂，看得明白，尔等还敢强辯不成！

卢世寬　嗨，大爷打他，与你甚么相干？

田玉川　你少爷心中有些不服！

卢世寬　哎，世上怎么还有个少爷！

家　郎　倒得問个明白。

卢世寬　对，要問問。——口称少爷，你乃何人？

田玉川　本县太爷之子田玉川。

卢世寬　哈哈哈！……哎喲，哎喲，敢情是江夏县的儿子。——告訴你說：我是堂堂湖广总督的公子卢世寬卢大爷。你爸爸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难道

你这个知县的儿子，还敢管你家大爷的閑事嗎！趁早給我滾开！

田玉川　住口！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論甚么官大官小！似你这样仗势欺人，田玉川路見不平，俺就要管！

卢世寬　（站起）量不就！

田玉川　量得就！（手臂一揮，盧世寬几乎摔倒。）

卢世寬　哈哈！（唱西皮散板）

　　　　　　　罵声大胆田玉川，

　　　　　　　你竟敢打我卢世寬！

　　　　　　　吩咐家郎放虎犬——

　　　　〔众放犬，犬撲田玉川，玉川將犬踏住。

田玉川　（接唱）

　　　　　　　一足踢它个面朝天。（踢犬。）

家　郎　（看犬）喲，它給踢死啦！

卢世寬　好恼！（唱西皮散板）

　　　　　　　一拥而上将他打，

　　　　　　　大爷今日鬧龟山。

众　人　（圍上）打！

　　　　〔家郎、众家丁撲上，被打逃下。盧世寬拟逃走，被田玉川揪住打倒。

田玉川　哎呀且住，不想一时失手打伤卢林之子，此事岂能善罢甘休，俺不免逃走了吧！（望見胡彦）这一老者，还不快走。

胡　彥　渾身疼痛，难以站起。

田玉川　待俺攙你起来，（攙起胡彥）快快回家去吧！

胡　彥　多謝田公子！哎唷！……（下。）

田玉川　正是：用手拨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墻。（下。）

〔四家丁、家郎張望着走上。

家　郎　大爷，大爷！喲，就剩了一口气啦，咱們快給大爷背回去吧！

〔家丁背盧世寬下。

家　郎　（兩边喊）呔！大江两岸的漁船听着：田玉川打伤帅府公子，哪个敢渡他过江，与凶犯同罪！——田玉川！看你往哪儿跑！（跑下。）

第　二　場

胡彥上。

胡　彥　（身顫、抖髯、摔倒）好賊！（唱西皮散板）

四十鞭打得我皮开肉綻，

放恶犬咬爛手痛彻心肝，

远望着凤蓮儿船头立站，（强行、摔倒、爬不起、招手。）

凤蓮！女儿！快些来呀！

胡凤蓮　（駕舟急上。見狀，惊。接唱）

老爹爹因何故倒臥在江边！（急下船，攙胡彥上船）爹爹醒来！

胡　彥　（唱西皮倒板）

昏迷間猛听得有人呼喚，

胡凤蓮　爹爹！

胡　彦　（痛）唷！（接唱西皮散板）

又只見凤蓮儿站立面前。

胡凤蓮　爹爹你、你、你为何这般光景？

胡　彦　哎呀儿啊！为父去往龟山卖魚，不想遇着帅府公子卢世寬，是他倚仗势力强买奇魚，放出恶犬将为父的双手咬爛！又痛打为父四十皮鞭！为父正在掙命之际，后面来了本县太爷的公子田玉川……

胡凤蓮　那田玉川莫非前来帮凶不成！

胡　彦　唉！好一个仗义的公子，心怀不平，赶上前来解救，打散了强徒，为父才得活命回来。哎呀儿啊！为父此时气喘头昏心痛如絞，只恐性命休矣！

胡凤蓮　爹爹你要保重了！

胡　彦　（唱西皮散板）

眼望娇儿肝腸断，

生离死别頃刻間，

悔当初未与儿把夫婿选，

我死后抛下你好不可憐！

——霎时神昏迷头眩气喘——

胡凤蓮　爹爹！

胡　彦　（接唱）

我的儿莫忘了这血海深冤！（怒目圓瞪）

卢賊！唉！我死的好苦！（死。）

胡凤蓮　爹爹！爹爹！（干唱西皮散板）

哭一声老爹爹死得可慘！爹爹呀！……

卢贼哪！贼！（接唱）

縱然是舍性命我也要伸寃！

喂呀爹爹呀！……（搖船下。）

第　三　場

〔田云山、田夫人上。

田云山　（念）为国为民勤政事，

田夫人　（念）相夫教子振家声。

田　明　（上）启禀老爷，今有总督大人，带領校尉来到县衙。

田云山　你可知为了何事？

田　明　小人不知。

田云山　夫人迴避。——速速出迎。

〔田夫人下。

〔四校尉、中軍、盧林急上。

田云山　江夏县迎接帅爷。

卢　林　（怒視田云山）嗯！……（怒目威逼，田云山顫慄，入內。）

卢　林　好不气、气死人也！

田云山　不知帅爷駕到，未曾远迎，罪該万死。

卢　林　江夏县！我来問你：你有几个儿子？

田云山　只有一子。

卢　林　現作何事？

田云山　南学讀書。

卢　林　哼！好一个少年書生！喚来見我！

田云山　是。——田明，喚你少爷。

田　明　我家少爷，出門未归。

田云山　帅爷，卑职之子出門未归。

卢　林　唗！适才言道南学讀書，如今又道出門未归，分明是匿子不献。——校尉的！两廂搜来！

〔校尉分下，又上。

四校尉　并无踪影。

卢　林　起过了！——江夏县！快快献出你子还則罢了；如若不然，定拿你这狗官問罪！

田云山　帅爷，不知小儿身犯何罪，卑职斗胆問个明白。

卢　林　江夏县哪！狗官！你子田玉川在龟山将我儿打死，你縱子行凶，隐匿不献，該当何罪？

田云山　哎呀！（唱西皮小倒板）

听罢言来心惊战！

卢　林　嗯——

田云山　这！……（接唱快板）

奴才出門惹禍端，

走向前来把理辯，

尊声帅爷請听言：

玉川出門未回轉，

卑职我并不知他惹禍龟山。

卢　林　住口！（唱散板）

　　　　休要巧言来遮辯，

　　　　打死我儿罪滔天。

　　　　你旣藏子不肯献，

　江夏县哪！狗官！

　　　　这場官司你承担！

　来，綁了！

田云山　慢慢慢哪！——帅爷！縱然卑职之子，将公子打死，也要审問明白。如今不問情由，就将朝廷七品县令拿到帅府，哎呀！只怕使不得吧！

卢　林　啊！听你之言，难道本帅还誣賴你不成！

田云山　帅爷暫息雷霆之怒，容卑职一言告禀。

卢　林　講！

田云山　卑职身为七品县令，每日审理民情，岂不知这朝廷的王法？如今奴才未归，是否他打死公子，卑职一概不知。縱然是他，只怕其中也有情由。有道是："人生三尺，天下难藏。"諒这奴才也不能飞上天去，卑职定要四处差人，将奴才捉拿归案，問明情由送过府去，交与帅爷按律治罪。縱然明正典刑，卑职决不庇护。如今凶手不見，眞假难分，未經布按三司，就要鎖拿七品县令，国法要紧，还望帅爷三思！（唱快板）

　　　　帅爷不必怒冲冠，

　　　　自有国法懲凶頑。

人命出在江夏县，
卑职焉敢袖手观。
即刻派人捉凶犯，
还望帅爷暂容宽。

卢　林　哼！限你两日捉拿凶手与我儿偿命，若是拿他不着，定要你狗官頂案。——中軍听令！

中　軍　在。

卢　林　命唐俭带領五百兵丁，去往龟山左右搜寻田玉川，不得有誤！

中　軍　得令。（下。）

卢　林　正是：（念）

可恨狗官理不端，縱子行凶在龟山，
他若逃走你抵案，哪怕你插翅飞上天！

校尉的，带馬回府！

田云山　送帅爷！

卢　林　哼！（下，众校尉同下。）

田云山　（一望）哎呀！（唱西皮散板）

恨奴才闖下了滔天大禍，

夫人快来！

田夫人　（上，接唱）这才是平地里起下风波！

老爷呀！方才我已听得明白，难道帅爷之子，当真是玉川儿打死不成么？

田云山　十有八九，奴才闖下禍了。

田夫人　想必那帅爷之子，做下非亂之事！

田云山　唉！事到如今，你还替他遮辯不成！

田夫人　老爷，此事又該怎样发落？

田云山　不拿奴才到案，难道教帅府校尉将他拿住不成？——田明！速差快皂二班去到龟山，捉拿你家少爷归案。快去，快去！

田　明　是。（下。）

田云山　唉！（念）

不幸生下不肖子，无故在外惹禍端，

田夫人　（念）只恐田門絕了后，想見娇儿，唉，难上难！——

田云山　唉，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同下。

第　四　場

〔四兵士、家郎、唐儉，“急急风”上。兩望門。追下。

田玉川　（急上，唱西皮散板）

耳听山后人声喊，

定是官兵来搜山！

急急忙忙往前趱——（“扫头”。身段下。）

〔四兵士、家郎、唐儉上，家郎指点着追下。

〔田玉川再上。

田玉川　（唱西皮散板）

慌不择路到江岸，（水声）

江水滔滔把路攔，（鼓声）

远远又見追兵赶——

哎呀且住！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叫我往哪里逃走，

胡凤蓮　（內唱）

老爹爹呀！……（搖船上，接唱）

将船攏岸去伸寃。

田玉川　（发現胡凤蓮漁船，急招手）那——大姐，快快駕舟来呀！

胡凤蓮　（接唱）

又只見一少年将我来喚！

田玉川　大姐，快快将船搖来，渡我过江！

胡凤蓮　唉！公子，你怎不仔細观看呀！（接唱流水）

血淋淋尸首停在艙前，

公子前途自方便，

我这里不是渡人船。

田玉川　（望）啊！艙內尸首，好似那卖魚老丈模样，——啊大姐，船上尸首他是何人？

胡凤蓮　乃是我父。

田玉川　可是被卢总督之子打死的么？

胡凤蓮　正是。公子何以知曉？

田玉川　学生田玉川……

胡凤蓮　（一震）哦！

〔內追喊声。

田玉川　哎呀大姐呀！后面追兵捉拿于我，大姐快快渡

我过江！

胡凤蓮　恩公到了，待我搭了扶手。（田玉川上船。）

田玉川　大姐呀！官兵后面追赶，叫我哪里藏身？

胡凤蓮　这……有了。你就藏在艙內，将我父尸首盖在上面，等他們过去，再作道理。

田玉川　就依大姐。

胡凤蓮　如此快快藏来！（唱西皮搖板）

　　　　駕舟忙离龟山岸——

〔撑船下（进边幕）。唐倹、家郎率四兵士上。

唐　倹　（望）呔！那一女子駕舟轉来！轉来呀！

胡凤蓮　（上，唱快板）

　　　　岸上人声喊連天，

　　　　霎时官兵俱布滿，

　　　　看来一定要搜船，

　　　　我这里放开潑天胆，

　　　　巧言冷語把他瞞。

唐　倹　那一女子听了！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捉拿凶犯，你这船中可有凶犯在內，从实講来，免得官兵搜查。

胡凤蓮　将爷既来捉拿凶犯，正該与民女伸冤！

唐　倹　你有何冤枉？

胡凤蓮　将爷你来看——（唱快板）

　　　　将爷請来睁眼看，

　　　　血淋淋的尸首在艙前。

我父卖魚遭慘死，

凶手就是卢世寬。

旣是官府捉凶犯，

快与我父来伸寃。

唐　俭　哎呀且住！帅爷言道江夏县之子打死公子，这一民女又道公子打死她父，这是从何說起？——家郎！

家　郎　在。

唐　俭　你家少爷打死漁夫，你可知晓？

家　郎　打是打来，只是沒有打死。

唐　俭　哼！尸首停在船前，还說未死。

家　郎　死了就死了吧！

唐　俭　帅爷呀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打死公子就要捉拿凶犯，公子打死漁夫为何只字不提，难道这就不是一条人命么？

胡凤蓮　說了半日，就該与我父伸寃。

唐　俭　这……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为武将的不理民詞。

胡凤蓮　住了！既然不理民詞，为何領兵搜查船艙？你与我說，你与我講！

唐　俭　哎呀！好一张利口，我不免馬上加鞭。（率众急下。）

胡凤蓮　（手指唐儉）你不要走，你，你不要走！（欲追。）

田玉川　（內）啊，大姐，你你你不要喊叫，小生我！……

胡凤蓮　哎！好險！（唱西皮搖板。）

儿句話頂得那官兵回轉，

这才算藏过了避难的少年，

急忙忙駕漁舟离了江岸——

〔胡凤蓮搖船，田玉川上。

胡凤蓮　（接唱）

来至在蘆葦中我心方安！

来此已是无人之处，公子請出艙来吧！

田玉川　（出艙）大姐請上，受我一拜。

胡凤蓮　你为我父惹下大禍，焉敢劳公子相謝。

田玉川　我救令尊，令尊仍是一死；大姐救我，我得活命，焉有不謝的道理。

胡凤蓮　如此我也有一拜。

田玉川　大姐，你看此刻四下无人，速速設法放我逃走了吧。

胡凤蓮　追兵虽去，难免四处搜寻，且等夜深人静，再設法逃走，方为稳便。

田玉川　大姐言之有理，只是你我……

胡凤蓮　你我甚么？

田玉川　你我同坐一船，夜靜更深，多有不便吧！

胡凤蓮　唉！（念）

公子不必太拘泥，患难哪顧避嫌疑。

田玉川　（念）此去逃生得活命，再造深恩报有期。（最后一句声音大了些。〕

胡凤蓮　（念）相公說話要声低，

田玉川　哦，是是是。

胡凤蓮　（念）且进船艙歇一时。

田玉川　好好好，大姐請便。（进艙。）

胡凤蓮　（回身見父尸）（念）

可叹爹爹遭慘死——（唱哭头）

啊……老爹——

田玉川　噤声！

胡凤蓮　（抽泣唱）

爹——

〔玉川連連摆手。

胡凤蓮　（終于抑制不住唱）

爹爹呀！……

田玉川　唉！（搖头叹息。）

胡凤蓮　（接唱西皮搖板）

不敢出声，暗自悲啼！

〔二人不自主地側目对視，叹息，各坐下。

田玉川　大姐，安歇了吧！

〔凤蓮漸入睡。

〔起一更。

田玉川　呀！（唱南梆子）

朦朧間传来了一更一点，

想起了儿爹娘心似箭穿。

若不是漁家女聰明有胆，

险些儿落虎口命难保全。

月光下添愁緒难以合眼——

看这大姐，月光之下，睡依船舷，紧蹙双眉，泪湿粉面，可憐她父遭慘死，孤苦无依……唉！（接唱）

就是那鉄石人也要心酸；

我为她抱不平身遭大难，

她为我冒凶險把官兵阻攔。

我二人可算得同舟共难——

唉！（接唱）

痴呆呆对流水悶坐艙前。（睡。）

〔起二更。

胡凤蓮　（醒）爹爹呀！（唱南梆子）

滿江中波浪靜月光慘淡，

漁船內哭坏了胡凤蓮。

可憐我老爹爹死得太慘，

可憐这仗义人也受牵連。

救我父倒做了杀人凶犯，

不由人感恩情心內不安。

借月光把公子偸眼观看——

呀！（接唱）

只見他带愁容睡臥在艙前。

这公子貌英俊又有識見，（轉二六）

眞个是豪俠气英雄少年。

可憐我孤身女有誰照管，

唤醒他同商議与父伸寃。

我这里向前去推他醒轉——

相公，相公！……（接唱西皮摇板）

女孩儿拉少年于乱不端。

用手儿輕輕的将船搖轉——（搖了一下，船身晃动，但田玉川未醒；胡凤蓮再用力搖动。）

田玉川　（睜眼）啊大姐！

胡凤蓮　（接唱）

尊相公莫貪睡我有話言。

田玉川　大姐有話請講。

胡凤蓮　請問公子，有何高見与我父伸寃报仇？

田玉川　这报仇么？若与你父伸寃报仇却也不难，但不知大姐胆量如何？

胡凤蓮　若能伸寃，粉身碎骨，我也不惧。

田玉川　既然如此，大姐明日去到县衙告状，我父問明情由，必然为你昭雪，此去不但得与令尊伸寃，还能将龟山之事，分清是非，以理相断，减輕小生罪名。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胡凤蓮　正合我意。

田玉川　請問大姐，高名上姓，家中还有何人？也好与你写状。

胡凤蓮　公子听了！（唱西皮搖板）

家住在湖北省武昌地面，

我的父名胡彥我名凤蓮；

老娘亲下世早父女相伴，

到如今孤伶仃好不为难。

但不知公子家中还有何人？我到县衙告状之时，也好与你报信。

田玉川　大姐听了！（唱摇板）

我的父田云山江夏知县，

我的母主中饋待人甚賢。

胡凤蓮　还有何人？

田玉川　（接唱）

上无兄下无弟单传一綫，

虛度了二十整还未訂姻緣。

胡凤蓮　問你家中还有何人，哪个問你婚姻之事！

田玉川　大姐虽然未問，小生我不得不說。但不知大姐可曾婚配否？

胡凤蓮　这！……

田玉川　講啊！

胡凤蓮　（唱西皮摇板）

一句話問得我羞紅滿面，

低下头回一声未許姻緣。

田玉川　哦，大姐还未許配人家呀！

胡凤蓮　公子，你与我写状吧！

田玉川　如此取笔硯过来，待我写状。

胡凤蓮　小小漁舟哪有笔硯！

田玉川　哎呀！这倒难了。（略想，喜，取盃）有了，这

是我传家之宝蝴蝶盃。大姐带在身旁，去到二堂我父必然見你，一来替你父伸冤，二来你就有安身之处了。

胡凤蓮　此盃有何貴处？称为传家之宝。

田玉川　大姐莫要小看了它！（唱搖板）

此宝无价世罕見，

斟美酒自現出蝴蝶翩翩，

将宝盃权当作信物一件——

来来来，大姐請来接盃！

胡凤蓮　放下！

田玉川　（以扇托盃，胡凤蓮才要取，又將盃撤回）且慢！（接唱）

話到唇边不好明言。

胡凤蓮　公子将盃收回，莫非怕我丢失了你传家之宝？

田玉川　患难相共何出此言。这其中有个緣故。

胡凤蓮　有何緣故？

田玉川　这……大姐有所不知，当初爹娘将盃交我之时也曾言过，这便是我日后訂聘之物。如今交与大姐，你看……可使得么？

胡凤蓮　这……

田玉川　如若不然，大姐收下再作道理。

胡凤蓮　只怕有些不便吧！

田玉川　且請收下，我还有話講！收下呀！（胡凤蓮接盃）——哎呀！怎好启齿呀！

胡凤蓮　(低声)你为何不講?

田玉川　嗳! 适才大姐言道尚未許人，若不嫌棄，就以此盃作为聘礼，你我結成百年之好。大姐意下如何?

胡凤蓮　(惊喜，退，船歪，田玉川急扶，推田玉川，船又歪，急扶田玉川，羞) 呀! (唱西皮摇板)

他那里婚姻事講在当面，

羞得我胡凤蓮有話难言，

手执着蝴蝶盃心慌意乱——

田玉川　大姐你意下如何? (見胡凤蓮不語) 大姐你……

胡凤蓮　(接唱)

羞答答将盃儿……

田玉川　(急問) 怎么样?

胡凤蓮　(接唱)

……藏在身边。

田玉川　(接唱)

她那里臉含羞藏盃不見，

喜盈盈走向前忙把話言。

大姐，不想患难之中結为百年之好，如今你我倒成了难中的一对……

胡凤蓮　什么?

田玉川　(忘形地) 鴛鴦了啊——

胡凤蓮　嘘!

〔田玉川急掩咀，兩人四顧，会意，胡凤蓮羞。

胡凤蓮　但願你不負今日之言!

田玉川　明月当空，小生之心敢对天一表！（跪，唱西皮摇板）

月为媒水为証天地共鉴，

胡凤蓮　（接唱）

結恩爱报寃仇共偕百年，

田玉川　（接唱）

奔天涯走海角此情不变，（轉身拜胡彥尸身。）

胡凤蓮　（接唱）

願爹爹在天灵瞑目心安。（扶起。）

〔起三更。

田玉川　哎呀！（接唱）

听三更又想起还要逃难，

胡凤蓮　（接唱）

乍相逢——

田玉川　（接唱）

又离散——

胡凤蓮　（接唱）

反把愁添。

田玉川　（接唱）

更鼓催天将晓不敢迟慢，

胡凤蓮　（接唱）

心儿内縱难舍也是枉然，

田玉川　（接唱）

叫大姐你那里将船攏岸！

〔划船、圓場、田玉川下船，胡凤蓮随下。

胡凤蓮　（接唱）

　　一路上多謹慎莫生事端！

田玉川　記下了。（留恋地）大姐，我走了！

胡凤蓮　小心了！……

田玉川　大姐你回船去吧！（恋恋不舍，欲下。）

胡凤蓮　（突然想起）啊，公子轉来！

田玉川　（急回）大姐何事？

胡凤蓮　你我今日一别，日后如何相見？

田玉川　这个……大姐呀！此番避难他乡，待遇机会，必然回家探望，但願你辯明冤枉，你我自有相逢之日。

〔胡凤蓮伤心拭淚。

田玉川　（一看）唉，大姐！不必伤心，明日速投县衙，你要保重了！——罢！（下。）

胡凤蓮　公子，田郎……唉！（轉身上船）卢林，賊！姑娘与你作定对头了！（下。）

第　五　場

〔田云山、田夫人上。

田云山　（唱西皮搖板）

　　可恨奴才不見面，

田夫人　（接唱）

怎不叫人把心担。

田　明　（上）启禀老爷，門外来了一个女子，口称夫人娘家姪女，前来投亲。

田夫人　嚶！我娘家幷无姪女，你还不知？

田　明　小人也是这样言講，是她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話儿，故来报知。

田云山
田夫人　哪两句話儿？

田　明　“若要重相会，須看蝴蝶盃”。

田云山
田夫人　蝴蝶盃？……

田　明　正是。

田云山　快快喚她进来。

田　明　是。（下。）

田夫人　老爷，这盃儿乃是我家传家之宝，玉川儿随身所带，那一女子如何知曉？

田云山　其中定有緣故。

〔田明、胡凤蓮上。

田　明　那一女子，随我来！

胡凤蓮　（入内）老爷、夫人在哪里？老爷、夫人在……（見田云山、田夫人）冤枉！（跪下。）

田云山　啊？你在衙外說是夫人娘家姪女，进得二堂，却怎么喊起冤来了？

胡凤蓮　民女有杀父之仇，还有私情禀告，若不說是夫人娘家姪女，怎能来到二堂，望求老爷与民女作主！

田云山　哎呀天哪！我儿打死人命事还未了，民女又喊杀父之冤，看来我田云山倒了运了啊！

田夫人　唉！这是哪里說起，（看胡凤蓮）老爷，这一女子进得二堂，淚眼汪汪，必有冤屈，就該問个明白。

田云山　唉！也不得不問哪！——这一女子旣有杀父冤仇，还是有状，还是口訴？

胡凤蓮　杀人凶犯势力浩大，尸首拋在船艙，无人敢写状紙。

田云山　啊？他有多大势力，連状紙也无人敢写？我来問你：你那杀父仇人，姓甚名誰？

胡凤蓮　就是那总督公子卢世寬。

田云山　（惊喜）哦，卢世寬？……

胡凤蓮　正是。

田云山　好好好，你起来回話。

胡凤蓮　（起立）多謝老爷、夫人！

田云山　那卢世寬怎样将你父杀死？不必害怕，慢慢講来。

胡凤蓮　是。（念）

我父名胡彥，民女胡凤蓮，

父女相依伴，打漁在江边。

田云山　你父怎样被卢世寬打死？

胡凤蓮　（念）我父卖魚龟山畔，遇見賊子卢世寬，

卢賊仗势欺良善，强买奇魚不付錢。

他放恶犬，抽皮鞭，

可憐我父——双手咬爛，皮开肉綻，唉！

鮮血斑斑哪！……

田夫人　啊，老爺，眞眞可憐哪！

田云山　啊，那一民女，你父被打之时，难道就无一人在旁相救么？

胡凤蓮　(念)眼見我父命断，忽来仗义少年。

〔田云山、田夫人相視会意。

田夫人　(急問)那少年便怎么样啊？

胡凤蓮　(念)那公子将强徒打散，我的父才挣命回船。

霎时間血冷气断，

老爺，夫人哪，与民女报仇伸冤哪！……(哭。)

田云山　哎呀！(唱西皮散板)

一案未了又一案，

果然奴才惹禍端。

田夫人　(接唱)

我儿惹禍未回轉，

不知他性命可保全。

那一民女，你可知那少年公子他是何人？

胡凤蓮　这……

田夫人　那就是我的儿子。为了你父，打死帅府公子，如今逃走在外，生死不明，怎不教人伤心哪！

胡凤蓮　老爺、夫人，不要悲痛，公子的下落，我还略知一二。

田夫人　怎么？你还知我儿的下落？

胡凤蓮　正是。

田夫人　你快快坐下。

胡凤蓮　多謝夫人。（坐下。）

田夫人　快将我儿下落講来呀！你講啊！

胡凤蓮　这……（看田明，躊躇。）

田夫人　哦……田明退下！（田明下）我儿逃往哪里去了？你講啊！（移座靠近。）

胡凤蓮　容禀！（唱西皮原板）

公子打死卢世寬，

官兵搜查到龟山，

一群人馬将他赶，

江水滔滔把路攔。

田夫人　（夾白）哎呀！前有大江挡路，后有官兵追赶，这！——

田云山　（夾白）嗳，你听她講啊。

胡凤蓮　（接唱）

他在那岸上难藏掩，

眼看追兵到江边。

听他說出龟山事，

我急忙接他上漁船。

田夫人　（夾白）哦，你把他接上了船了？

胡凤蓮　（夾白）接上船了。

田云山　（夾白）窩藏人犯，难道你就……

田夫人　（瞪了田云山一眼）啊？

田云山　（夾白）啊，你就，你就不害怕么？

胡凤蓮　（接唱）

敌我父公子遭危难，

以德报恩我不怕牵連。

田夫人　（撫胡凤蓮手，移座更近）哎呀呀！你真是个好人哪！

田云山　（夾白）官兵到来，难道就无有搜船？

胡凤蓮　（夾白）他們要搜。

田夫人　（夾白）哦，他們要搜？天哪！这便如何是好？

胡凤蓮　（接唱）

将公子隐艙中尸首遮掩，

一霎时官兵湧到岸前，

田夫人　（大惊失色）怎么？他們来了！（顧田云山）哎呀，来了——

田云山　（夾白）嘜，你急的什么呀！——你慢慢講来！

田夫人　（夾白）你快快地講吧！

胡凤蓮　（接唱）

恶森森他就要上船搜看，

我手指父尸哭喊寃，

問得他，无言辯，

轉回头离江岸快馬加鞭。

田夫人　（夾白）哦，他們走了？

胡凤蓮　（夾白）走了。

田夫人　（夾白）走远了？

胡凤蓮　(夾白)走远了。

田夫人　(夾白)哎呀！待我謝天謝地！

田云山　(夾白)但不知这奴才現在哪里？

田夫人　(夾白)你就該渡他过江逃命才是啊。

胡凤蓮　(夾白)我焉能不渡呀！

田云山　(夾白)嘿嘿，这奴才他跑了！

胡凤蓮　（唱西皮搖板）

白日里官兵俱布滿，

放他又恐起禍端，

藏舟等到三更半，

悄悄送他离了漁船。

田夫人　这就好了！（唱西皮搖板）

好一个聪明女眞有識見，

救我儿可算得恩报恩还，

猛然間想起了大事一件——（打量胡凤蓮）

不錯，是的，我要問，嗯，我是要問的呀！（接唱）

我倒要向前去細問根源。

啊，大姐，我且問你：我儿什么时候上船？

胡凤蓮　将近黄昏。

田夫人　什么时候下船？

胡凤蓮　三更以后了。

田夫人　我有一言大姐不要見怪。

胡凤蓮　夫人請講。

田夫人　想你那打漁小舟，长不过一丈，寬不过五尺，

艙前艙后不过一席之地。一男一女对坐漁船，直到半夜三更，你們……（胡凤蓮羞，掩面）哎呀！你們都講了些什么？（挪座緊靠胡凤蓮。）

胡凤蓮　这个……先前不过說些感謝之言……

田夫人　后来呢？

胡凤蓮　后来也不过說些替父伸冤之事。

田夫人　你二人分手之时呢？

胡凤蓮　（羞）这……

田夫人　依我看来这其中……

〔胡凤蓮愈羞，田云山扯田夫人。

田夫人　你講啊！依我看来这其中必有……

田云山　嗳！（阻止。）

田夫人　（不听）这其中必有……哎呀，必有文章啊！

田云山　哎，你問到哪里去了。

胡凤蓮　呀！（唱西皮摇板）

到如今顧不得羞紅滿面，

撩衣裙跪倒在二老面前。

田云山　啊！你跪下做甚哪？

胡凤蓮　（接唱）

手擎着蝴蝶盃夫人請看——

老爷！

田云山　啊？这乃是我家传家之宝哇！（对看。）

胡凤蓮　夫人！

田夫人　（故意地）怎么到在你的手中来了哇？

胡凤蓮　（唱“哭头”）

啊……

田夫人　（夾白）講啊！

胡凤蓮　（接唱）

我的公爹，婆母娘啊！……

田云山　嘜，怎么叫起公婆来了？

胡凤蓮　（轉唱南梆子）

传家宝是公子交与凤蓮。

田夫人　（唱西皮摇板）

見此情不由人喜笑滿面，

走向前忙将我儿媳来攙，

田云山　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田夫人　（得意地）你好糊涂呀！（接唱）

可惜你枉做了七品知县，

看不出这件事怎样为官；

分明是蝴蝶盃穿針引綫——

田云山　不錯，不錯，夫人高才，高才！

田夫人　（接唱）

願我儿早成就这美滿姻緣。

田云山　夫人哪！（唱西皮散板）

夫人你且莫要心寬意滿，

帅府中来追案禍在眼前。

田　明　（急上）启稟老爷，帅府差官来到。

田云山　你們迴避了。——有請。

〔田夫人、胡凤蓮下。

中　軍　(上)江夏县，你公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中　軍　帅爷有令，三司有文，拿你帅府頂案。——来!拿下了!

田云山　且慢，七品县令，还会逃走不成!

中　軍　帅爷有令，不能不带。

田云山　好，你們就带、带、带呀!　(帶刑杀)走!

〔中軍、田云山同下。

田　明　有請夫人。

〔胡凤蓮、田夫人急上。

田　明　帅爷校尉将老爷鎖了去了!

田夫人　媳妇，帅府将你公爹拿去，如何是好?

胡凤蓮　这——婆母啊!不必着急，待媳妇去到帅府，状告卢世寬，一来替父伸冤，二来要与公子辯明情由，或能救回公爹，也未可知。

田夫人　儿有此胆量?

胡凤蓮　替父报仇，死而不惧。

田夫人　好哇!帅府堂上非比寻常，儿要多加小心。

胡凤蓮　媳妇記下了。

田夫人　快快去吧!

〔胡凤蓮拜别，"扫头"，下。田明、田夫人下。

第六場

〔郝子良、徐錫恭、董温、姚大讓上。

徐錫恭　众位大人。

众　官　徐大人。

徐錫恭　帅爷有帖到来，言說江夏县之子将帅府公子打死，約我等前往会审，問案之时千万不可莽撞。

董　温　請問徐大人此話怎講？

徐錫恭　还要看看帅爷的顏色行事才好。

董　温　那卢公子平日无法无天，如今田玉川将他打死，其中定有緣故，我看此事，还要秉公而断。

徐錫恭　这……

郝子良　董大人，此时不必多言，少时审問，再做道理。

众　官　請。（同下。）

〔四軍士、四校尉、中軍、盧林急上。

卢　林　（大座，念詩）

　　頓足把牙咬，怒气总难消，

　　打死亲生子，岂肯把他饒！

只因田玉川将我儿打死，江夏县匿子不献，本帅約請布按三司前来会审，这般时候，还不見到来。

內　声　众位大人到。

卢　林　有請。

〔吹打，徐錫恭、董温、郝子良、姚大讓上。盧林

出迎，同进內。

卢　林　列位大人，可恨江夏县縱子行凶，将我儿打死，約請列位大人会审此案。請来升堂。

众　官　还是帅爷升堂。

卢　林　如此，不恭了。——升堂。

〔盧林等升堂入座。

卢　林　江夏县上堂听审！

中　軍　遵命。——吠！帅爷有命，江夏县上堂听审！

田云山　（內）来也！（上，唱快板）

帅府堂上一声喊，

阶下綁来了我七品官，

事到临头要放大胆——（进內。接唱）

問我一声答一言！

江夏县参見帅爷与列位大人！

中　軍　当堂有刑。

众　官　去刑。

卢　林　江夏县，你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已出海票捉拿，怎奈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卢　林　哇！說甚么捉拿不到，分明是窩藏凶犯，哪里容得，来！将狗官推出斬了！

田云山　慢慢……哪——帅府鋼刀虽快，只恐不能胡乱杀人，卑职身无过犯，帅爷你斬我不得。

卢　林　你縱子行凶，隐匿不献，我怎么斬你不得。

徐錫恭　江夏县，你子将帅府公子打死，你不綁子投案，

还敢如此冒犯，該当何罪？

田云山　帅爷不容分訴，就要問斬，卑职我縱有冤屈，从何說起！

郝子良　既是审問，就該容他分訴。

董　温　着哇！問个明白才好判断。

卢　林　講！

田云山　众位大人容禀：帅府公子旣在龟山被人打死，为何尸首却在帅府？旣然尸离原地，何从判断虛实？这縱子行凶，从何說起？（鑼）帅府公子死后，帅府立时带領校尉，亲搜县衙，并无我儿踪影；又派官兵搜山，也未捉拿到案。这隐匿不献，又从何而来？（鑼）想卑职身为县令，緝捕有責，海票捉拿，也就是了。今日竟将卑职捆綁到此，不容分說，就要問斬，难道說堂堂总督，兵权在手，就这样不顧王法，任意而行？还望列位大人明辨是非，量情而断哪！（唱二六）

帅爷官高爵位显，

卑职不过七品官。

我的儿与公子无仇无怨，

怎能伤人在龟山？

帅爷搜山（轉快板）又搜县

我岂能隐匿田玉川？

未經三司来审判，

鎖拿卑职到堂前，

不容分說就要斬，

卑职縱死心不甘。

列位大人秉公断，

是非二字要問根源。

卢　林　吼、吼、吼！大胆！（唱西皮散板）

狗官竟敢逞舌辯，

不由老夫怒冲天。

任你巧言有千万，

不献你子活命难。

胡凤蓮　（內）冤枉！（上）冤枉！

〔众校尉拔刀拦阻，架住胡凤蓮。

中　軍　启帅爷，有人喊冤。

卢　林　哼！总督衙門不理民詞，打出去！

中　軍　呔！总督衙門不理民詞，滚出去！

胡凤蓮　冤屈事大，非总督衙門管他不了。

中　軍　状告何人？

胡凤蓮　我告的是那……江夏县。

中　軍　你告的好，一告就准！——禀帅爷：她告的是江夏县。

〔田云山聞言大惊。

卢　林　怎么，告江夏县？快快带了进来。

中　軍　民女上堂回話？

胡凤蓮　遵命。（进內，向田云山示意，田云山惊疑始定）众位大人，冤枉，冤枉！

郝子良　这一民女，状告江夏县为了何事？

胡凤蓮　民女胡凤蓮，只因我父被人打死，江夏县不拿凶犯，民女之冤无处申訴，故而来到帅府喊冤。

卢　林　那一女子，江夏县怎样压制于你，只管講来，不要害怕，有老夫与你作主。

胡凤蓮　大人如此講話，莫非你就是卢帅爷。

卢　林　正是老夫。

徐錫恭　这一民女，上面坐的就是卢帅爷，你有什么冤枉，只管講来。

胡凤蓮　列位大人容禀！（唱西皮倒板）

　　未开言眼落淚牙根咬断，

卢　林　站起回話！（胡凤蓮立起。）

胡凤蓮　（哭）喂呀！……

郝子良　不必啼哭，慢慢講来！

胡凤蓮　大人哪！（接唱流水）

　　尊一声大人請听言。

　　我的父，名胡彥，

　　父女打魚在江边。

　　昨日卖魚到龟山畔，

　　遇見了恶賊卢世寬。

众　官　啊！

卢　林　嘟！胆大刁妇，竟敢来到帅府告此謊状，与我轟了出去！

众校尉　啊！

董　温　慢来慢来，这一民女上得堂来满面是泪，必有大大冤枉，縱然提起帅府公子，帅爷也該容她分訴，如今不問情由就将她轟了出去，只恐于理不合，传播出去与帅爷的官声有碍啊！

郝子良　是啊，民女旣有冤枉，就該容我等审問明白。

卢　林　哼！

〔盧林怒視中軍，中軍惊惶失措。

郝子良　遇着卢公子便怎么样，你往下講！

胡凤蓮　容禀！（接唱流水）

卢世寬仗势欺良善，

强买奇魚不付錢。

放恶犬将我父双手咬爛，

众恶奴又打他四十皮鞭。

可憐我老爹爹，皮开肉綻，

跌倒在血地里气息奄奄！

董　温　（夾白，有意地）啊，郝大人，那卢公子是哪日在龟山被人打死？

郝子良　（夾白）乃是昨日。

董　温　（夾白）哦，昨日。如此說来这民女講的不差。（目視盧林，盧林不耐煩）啊，这一女子你父被打之时，难道就无人相劝不成？

胡凤蓮　（接唱流水）

总督府势力大誰人敢管，

幸遇着仗义一少年。

董　温　（夹白）哦，来了一位仗义的少年。

徐锡恭　（夹白）想是那田玉川来了！

郝子良　（夹白）这官司有了头緒了——那少年便怎么样啊？

胡凤蓮　（接唱流水）

那少年抱不平将强徒打散，

我父才得逃回漁船。

郝子良　（夹白）你可知那少年姓甚名誰，現在何处？

胡凤蓮　（接唱流水）

不知姓名不識面，

怎知他踪跡在哪边？

董　温　（夹白，似乎是滿意地）哎呀！这根綫儿又断了，接不上了。

郝子良　（夹白）你不要打岔。——后来便怎么样啊？

胡凤蓮　大人哪！（唱西皮搖板）

我的父回船后死得好惨，（哭头）苦命的爹爹啊！

望大人快作主与我伸冤！

郝子良　列位大人！公子打伤漁人、回船丧命；县子打死公子，回府身亡。此事該叫哪个偿命？

卢　林　哼！田玉川打死我儿是实，我儿打死漁人是虛，一面之詞，不足为凭。

田云山　卑职之子打死帅爷公子，难道就不是一面之詞！

卢　林　府內家郎，可为人証。

董　温　好，带家郎。

中　軍　家郎上堂！

家　郎　（上，念）

忽听唤家郎，想是要过堂。

公堂在帅府，料然也无妨。——参見帅爷！

郝子良　跪下！

家　郎　嗳，跪下就跪下！

郝子良　你家公子到龟山游玩，可是你陪伴前去？

家　郎　正是。

郝子良　你家公子，被何人打死？

家　郎　被江夏县之子田玉川打死的。

卢　林　列位大人可曾听見？

董　温　这……既有家郎做証，田玉川打死公子，定然不假！

家　郎　那沒錯。

董　温　（有意地）家郎，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家　郎　怎么是小的不是呢？

董　温　你家公子被田玉川暴打，你等就該上前解救才是啊！

家　郎　咲！我們哪能見死不救啊！大人您不知道，田玉川那小子可厉害啦，我們二十多口子，全叫他給揍爬下啦。您瞧，我这块伤还沒好呢！

董　温　如此說来，你吃了苦了！

家　郎　嗳，可不是嗎！

董　温　待等捉拿田玉川到案，与你家公子报仇，与你們雪恨就是。

家　郎　謝謝您啦。

董　温　（似乎是漫不經意地）但不知你家公子为了何事与田玉川爭斗起来？

家　郎　（順口回答）唉！为了一个卖魚的，說起来值不当的。

董　温　哦，为了卖魚之人。（向郝子良使眼色。）

卢　林　还不下堂！

家　郎　是。（站起。）

郝子良　回来！

家　郎　回来就回来！

郝子良　跪下！

家　郎　跪下就跪下。有話您就問吧！

郝子良　你家公子怎样打死漁人，从实講来！（拍惊堂木。）

家　郎　哎呀！这事我可不知道。

郝子良　方才言道，你家公子为了卖魚之人，与田玉川爭斗起来，如今还敢不招，——来！大刑伺候！

家　郎　別价，別价！唉！言多語失，說走了嘴啦。我招就是啦。

董　温　你要詳詳細細地从实講来！

家　郎　唉！我算服了您啦！——只因那日跟随我家少爷去到龟山游玩，碰見一个老头卖的什么娃娃魚，

我家少爷要买，那老头儿要三貫銅錢，我家少爷給他三百銅錢，那老头儿嫌少不卖，惱怒我家少爷將魚摔在地上，不料被虎犬一口吞去，老头儿不舍，上前搶魚，被虎犬上去，吭的一口，老头儿两只手就爛了。

胡风蓮　（哭）喂呀，苦哇……

家　郎　你哭什么？苦的还在后头哪！那老头儿疼痛难忍，开口就駡，駡我家少爷仗势欺人……

郝子良　你們就該打呀！

董　温　着哇，你們就該打！

家　郎　那还有不打的！我家少爷叫我們打他四十皮鞭！只打了三十九下，可就打不成啦。

郝子良　却是为何？

家　郎　他来啦！

郝子良　哪个来了？

家　郎　江夏县之子田玉川来啦。他上前这么一攔，說道："呔！縱犬伤人又来拷打，眞眞岂有此理！"我家少爷言道："拷打漁夫与你什么相干？"那小子大怒，駡我們少爷强买奇魚，苦害良民！我家少爷大怒，命我們放犬咬他。不料他一脚就把獒虎犬給踢死了。我們二十多个小伙子上前拿他，沒想到他那小拳头象是鉄鍾儿一样，他上头一拳，底下一脚，把我們打得东的东，西的西，跑的跑，倒的倒，鬧得我暈头轉脑，我一看风头不好，撒腿就跑，等

田玉川不見了，才敢回来把少爷找，背着少爷回家，稟明帅爷知晓，一会儿功夫，他可就断了气了。

郝子良　可是实情？

家　郎　若有半句瞎話，死后准变王八。

卢　林　哼！还不退下！

家　郎　是。（出門）退下就退下，回不上这两句話，焉敢陪着少爷去打架。（下。）

郝子良　照家郎口供断来，公子打死渔人是实，县子打死公子也是实，此事該叫哪个偿命呢？

董　温　此事还要帅爷明断。

卢　林　我儿已死，不必再論，田玉川动手行凶，理当偿命。

众　官　这……

胡凤蓮　住了！卢世寬仗势行凶打死我父，田玉川路見不平打死你子，岂能一概而論！

田云山　着啊！

卢　林　哼！說甚么不能一概而論，难道帅府公子就白白地死去不成！

众　官　这……

胡凤蓮　卢林哪！老賊！打死你子，曉得偿命，打死我父难道就不是人命了么？似你这样仗势欺人，武昌两岸哪有民間的活命？也罢！众位大人既然不敢作主，倒不如将民女一刀两断，一来免与我父伸冤，二来也免得众位大人作难，岂不是好！（唱西皮散板）

三司不敢秉公断，

官官相卫理当然，

来来来快把民女斬，

也免得从今后有人伸寃。

〔众同左右相顧，垂头伏案。

董　温　（故意說給盧林听）啊，郝大人，这一民女口口声声道我等三司官官相卫，不敢秉公而断，难道你这掌刑之官，就任她如此放肆不成！

郝子良　这个……（董温向郝子良作手势指盧林）啊，帅爷此事該怎样发落？

卢　林　你乃掌刑之官，难道就不能落案！

郝子良　这……依下官看来江夏县縱子行凶，匿子不献，事出有因，査无实据，理应当堂釋放，回衙理事。

卢　林　这打子之仇就罢了不成！

郝子良　行文府县，捉拿田玉川审問之后，再行发落。

卢　林　哼！諒这小畜生还飞上天去不成！

郝子良　还有这漁家之女，待等拿住田玉川再作道理，如今也要安置一下。

卢　林　这漁家之女……大人設法安置一下，也就是了。

郝子良　董大人請过来！（輕声）帅爷教我将漁家之女設法安置，你看怎样安置呀？

董　温　（輕声）哼，想这漁家之女，父遭慘死，孤苦

无依，帅爷只知替他子报仇，不与渔家女子作主，这一面的官司，还講甚么安置二字！

郝子良　唉，你不要教我为难哪！

董　温　也罢，老夫自有道理。（想了想，向盧林）啊，帅爷，下官我安置她一下可好？

卢　林　但凭大人。

董　温　这一女子，你可認得老夫？

胡凤蓮　民女不識。

董　温　老夫布政司董温，我看你聪明有胆，孤苦伶仃，有意将你收为螟蛉义女，当作亲生看待。（低声向胡凤蓮）从今以后，再若有人欺压于你，他就是皇亲国戚，老夫也要与你作主。

胡凤蓮　这——（看田云山，田云山点头）孝服在身，居住府上恐有不便？

董　温　嗳，这是你一片孝心，老夫我不計較。

胡凤蓮　如此义父請上，受儿一拜。

董　温　不必拜了！

胡凤蓮　义父既与女儿做主，就該与我爹爹报仇。

董　温　你也忒以的心急了。你父尸首現在船艙，每日风吹日晒，你于心何忍？回得府去带領几名人役，一付棺木，去到龟山殯葬你父的尸首。用府上轎去吧。

胡凤蓮　（看田云山，田云山示意）遵命！（唱西皮搖板）

公爹一旁把头点，

义父必能报仇冤。（下。）

众　官　江夏县，限你月内捉拿凶手帅府投案，下堂去吧！

田云山　遵命！正是：若非儿媳把理辯，險些不得活命还。（下。）

董　温　哎呀，好一場热鬧的官司。

卢　林　若无这場官司，你焉能認下一个义女。

董　温　哎呀帅爷呀！若非我認下义女，我看他（指郝）也难得下台。

內　声　圣旨下。

卢　林　香案接旨。

〔吹打，捧旨官上，众出迎，同进內。

捧旨官　圣旨下，跪听宣讀：只因番兵犯境，命卢林掛帅出征，徐錫恭随軍参贊，唐俭前站先鋒，旨到即刻起兵。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卢　林　万万岁。

捧旨官　請过圣命。

卢　林　吩咐看茶。

捧旨官　不便久留，告辞。

卢　林　奉送。

〔捧旨官下。

众　官　大人掛帅出征，可喜可賀，但不知何日起程？

卢　林　圣命紧急，即刻发兵。老夫去后，求望列位大人追比江夏县速速捉拿田玉川到案。

郝子良　那个自然。

卢　林　中軍听令!

中　軍　在。

卢　林　传我将令，大小三軍，教場听点。

中　軍　得令。（下。）

卢　林　徐大人，随本帅校場去者。正是：

心中怨气怎罢休，征战回来报冤仇!

〔众分下。

第　七　場

〔田玉川持彈弓上。

田玉川　（唱西皮散板）

抱不平只落得天涯流浪，

好教我終日里怀念家乡。

自那日凤蓮大姐渡我过江，且喜未入罗网，一路行来，聞得各州府县捉拿于我，只得将田玉川改为雷全州。是俺来在云貴边境，每日在这山中弹打飞禽度日，聞听人言番兵犯境，卢林奉命出征，何不趁此机会，回家探望。——（鼓声）且住！耳听山后人馬吶喊杀声震天，想是我軍与番兵交战，俺不免登高一望。（下。）

〔盧林、唐儉、軍士、番王、番將、番兵分上，会陣。唐儉被番將圍下。盧林不敵番王，敗下。番王追下。

田玉川　（上）且住！卢林被番王杀得大败，落荒而逃，番王苦苦追赶，只怕老儿性命休矣——哎呀且住！卢林乃是三軍主帅，倘若陣前有失，我軍不战自乱，想俺田玉川虽然与他冤仇未解，此时怎能見死不救！待俺赶上前去，搭救于他便了！（下。）

〔盧林敗上，番王追上，盧林落馬。

番　王　看枪！

田玉川　（急上。放彈）着打！

〔番王应声落馬，番兵拥上救回，盧林軍士上。

田玉川　元帅受惊了。

卢　林　哎呀，壮士啊！若非你一弹之功，老夫性命休矣！

报　子　（上）启元帅，唐将軍被围。

卢　林　这、这……

田玉川　元帅不必惊慌，待俺杀入重围！

卢　林　好好好，快与壮士带馬！

〔田玉川提枪上馬，盧林亦上馬，"亮相"分下。

〔唐儉上，番將追上，田玉川上，救唐儉脫險。唐儉下。田玉川与番將起打，番將敗下。田玉川"亮相"。

〔盧林率軍士上，徐錫恭迎上。

徐錫恭　元帅胜負如何？

卢　林　老夫被番王打下馬来，多亏一壮士开弓放弹，打中番王，如若不然，老夫性命休矣。

唐　俭　（上）启禀元帅，末将身陷重围，被一壮士救

出，特来禀报。

卢　林　壮士現在哪里？

唐　俭　現在营外。

卢　林　快快有請。

田玉川　（上）参見元帅。

卢　林　哎呀壮士！你在陣前保全本帅性命，又将唐将軍救出重围，眞乃盖世奇功，你，你叫什么名字？

田玉川　俺叫——

卢　林　什么？

田玉川　雷全州。

卢　林　雷全州——好将！好将！老夫有意命你暂为副先行。奏凱之日，再行陞賞。不知你意下如何？

田玉川　这——多謝元帅。

卢　林　見过徐大人。

田玉川　参見徐大人。

徐錫恭　小将軍少礼——啊，元帅，今日收此勇将眞乃可喜可賀。

卢　林　哎呀徐大人，适才一战，我軍伤亡甚多，倘若圣上降罪，如何是好？

徐錫恭　番王中弹受伤，今晚偸营刼寨，定能一战成功。

卢　林　如此甚好。——雷全州听令，偸营刼寨，不得有誤。

田玉川　得令！（率四軍士下。）

卢　林　大队人馬，随后接应。

〔众同下。

第　八　場

〔胡凤蓮上。

胡凤蓮　（唱四平調）

叹爹爹遭慘死怀仇心上，

叹田郎避禍走他乡，

認义父为伸寃枉，

进董府念念不忘，

月为媒水为証盟言江上——（取盃）

唉！田郎啊！……

蝴蝶盃在我手人在何方！

董　温　（內）家院，带路！

〔胡凤蓮聞言將盃收起。

〔家院引董温上。

董　温　（唱二黄搖板）

凤蓮儿怀寃仇悶悶不爽，

倒不如选佳婿紓她愁腸。（向家院）

外廂伺候。

家　院　是。（下。）

董　温　（进內）儿啊，为父来了。

胡凤蓮　哦，义父来了，請坐。

董　温　儿啊，你也坐下。

胡凤蓮　是。——唉！

董　温　儿啊，你为面带泪痕？

胡凤蓮　唉，父仇未报，冤枉难伸，不覺伤心落泪。

董　温　这也难怪了。儿啊，莫要伤心，我看你終日愁眉不展，何时是了；为父有意与你选一佳婿，你意如何？

胡凤蓮　唉，女儿婚姻之事，不提也罢。

董　温　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談談又待何妨啊！——哦，我明白了，想是你不願离开为父，这也不难，就与你招贅一个女婿也未为不可啊！

胡凤蓮　呀！

董　温　（自語）你看，被我猜着了。

胡凤蓮　（唱二黄原板）

　　　　見义父提婚嫁笑容相向，

　　　　却怎知还有个受苦的田郎。

　　　　我何不借題儿試把話講——

义父！

董　温　你可願意呀？

胡凤蓮　（接唱）

　　　　女儿我进府前已許夫郎。——（行絃。）

董　温　怎么？你已有了夫婿了……不对，不对。几月以来，从不听你講过，分明是騙我啊！

胡凤蓮　（接唱）

　　　　义父你若不信有聘礼呈上，

取出了蝴蝶盃請看端詳。

董　温　好，拿来我看。——哎呀呀，小小一个盃儿，怎当聘礼！你呀，怎么还在騙我啊！

胡凤蓮　义父，此乃蝴蝶盃，无价之宝。

董　温　蝴蝶盃有何貴处？

胡凤蓮　将酒斟在盃內，自有蝴蝶現出，翩翩飞舞，就是此盃的貴处。

董　温　哦，有此貴处！你可曾驗过？

胡凤蓮　这倒不曾。

董　温　为父的不信，你我父女就驗看一回。

胡凤蓮　但凭义父。

董　温　儿啊，取酒来！

胡凤蓮　是。（取酒。唱二黃搖板）

我这里取过了美酒佳釀，

董　温　（接唱）

倒要看蝴蝶儿怎样飞翔，

胡凤蓮　（接唱）

盃儿內斟美酒輕輕搖晃——（行絃。斟酒。注視）

啊，义父，你看这一双蝴蝶……

董　温　（大为惊奇）咦！果然一对蝴蝶上下飞舞！哈哈哈！……（一飲而尽，再看盃）啊，儿啊，为父将酒飲干，蝴蝶不見，莫非飲到肚中去了？

胡凤蓮　将酒飲干，蝴蝶自然不見，这就是此盃的貴处

啊！

董　温　哎呀！吓了我一跳啊！儿啊，你再斟上一杯！

胡凤莲　是。（斟酒。）

董　温　嗳，你看，你看，蝴蝶又出現了！（再飲）干！（故意做脫手狀。）

胡凤莲　（急攀住）义父，你要看仔細！

董　温　嘿！我啊，我比你仔細的多呢！哈哈哈！——（忽然心疑）啊？（接唱）

　　　　貧家女焉来这奇珍宝藏？

儿啊，此盃既是罕見之宝，必然出在高門大戶，漁家女子怎能結下这門亲事啊？

胡凤莲　这……

董　温　看你欲言不言心事重重，这其中定有緣故，就該对为父仔細說来才是！

胡凤蓮　咳，义父呀！（唱二黃散板）

　　　　非是儿婚姻事有所隐藏，

　　　　欲出口又怎奈事非寻常，

　　　　既要儿把眞情来实講，

义父！（跪。）

董　温　（一惊）儿啊，你你你，这是作甚哪？

胡凤蓮　（接唱）

　　　　望义父念儿婿遭冤枉，

　　　　仗义与儿作主张！

董　温　哎呀这是哪里說起，他有什么冤枉，快快起来

对为父言講!

胡凤蓮　义父答应与他作主，儿方能起来!

董　温　他既有寃枉，自然要与他作主，快快講来!

胡凤蓮　义父与他作主?

董　温　为父还騙你不成，到底遭了何事也要說个明白，快快起来講。（攙起。）

胡凤蓮　义父呀!（唱二黃快三眼）

儿夫婿游龟山把禍闖，

豪門公子一命亡，

避难逃到漁船上，

訂下姻緣走他乡，

蝴蝶盃儿是聘礼——

董　温　（越听越沉不住气）啊!他……叫什么名字?

胡凤蓮　（接唱二黃散板）

田玉川……

董　温　（大惊）啊!

胡凤蓮　（接唱）

他就是儿的夫郎!

董　温　哎呀!（唱二黃散板）

这官司眞个是出人意想，

万不料田玉川是她的夫郎!

哎呀儿啊!說来說去，說出个田玉川来了!这官司非同小可，只怕有些难办哪!

胡凤蓮　义父方才言道“替他做主”。

董　温　打死帅府公子可也不是作耍的。

胡凤蓮　哎呀义父呀！可恨老賊縱子行凶，打死我父逼走田郎。害的我大仇未报，有冤难伸，想义父身为三司，审理民情，难道就坐視老賊如此仗勢横行，欺压民間不成！义父既有見憐女儿之意，就該主持公道，帮助女儿伸冤报仇，儿縱然粉身碎骨，也不忘义父的恩德……（哭。）

董　温　咳！又哭起来了——儿啊，不要啼哭，縱然难办，为父也不能不管哪。

胡凤蓮　但不知义父有何伸冤之計？

董　温　也罢，卢林老儿仗勢欺人，縱子行凶，为父也气他不过，有朝一日审問此案，为父定要設法开脫那田玉川就是。

胡凤蓮　如此义父請上，受女儿一拜。（拜。）

董　温　算了，算了，不必拜了！

家　院　（上）启稟大人，帅爷得胜回朝。

董　温　知道了。外厢备馬伺候。

〔家院下。

胡凤蓮　义父啊！那卢林得胜还朝，定然追問龟山一案，如今限期已过，儿夫婿未归，他岂肯与我公爹干休？义父要設法搭救于他才是。

董　温　我儿不必着急，迎接帅爷回来，再做商議。（下。）

胡凤蓮　哎呀且住，想我义父，既有搭救公爹之心，少

时我何不禀明义父去到县衙，与公婆送上一信，以免他二老心中着急。正是：先解公爹难，再伸夫婿冤。（下。）

第九場

〔吹打。四兵士、田玉川上。田云山、田明迎上。兵士过場下。田玉川見田云山。田玉川催馬下，田云山追看。

田云山　啊，田明，馬上这員小将，怎么好象你家少爷模样？

田　明　小人看来，也象我家少爷。

田云山　来，将他追回。

田　明　老爷不可莽撞，唐将軍到来，一問便知。

田云山　言之有理。

〔唐儉上，欲下。

田云山　唐将軍請轉。

唐　儉　貴县講說什么？

田云山　适才馬上那員小将，他是何人？

唐　儉　他乃帅爷的心腹小将，名喚雷全州。

田云山　哦，雷全州……

唐　儉　正是。

田云山　哪里人氏？

唐　儉　不是貴县提起，我倒忘怀了。这位雷小将軍，乃是貴县你的同乡，你与他不相識嗎？

田云山　这……不相識，不相識。

唐　俭　这位雷小将軍，杀退番兵，立功边庭，奏凱之日，帅爷打本进京，与他大大的請了封贈，圣旨一到，少不得就要陞官受賞，这位小将，倒也与你們乡里增光不淺啊……

田云山　（心不在焉地）哦，哦，哦……

唐　俭　帅爷大队来了，改日过衙敍談。請！

田云山　（滿臉惶惑之色）請！

卢　林　（內）开道！

〔四兵士、徐錫恭、盧林上。董温、郝子良、姚大讓迎上。

众　官　迎接元帅。

卢　林　列位大人！

众　官　（笑）啊哈哈哈……

卢　林　（发現田云山）江夏县你也来了？

田云山　卑职迎接元帅。

卢　林　你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渺无音信。

卢　林　哼！限期已过，还說甚么渺无音信，再若不交出你子，少不得要你这狗官償命！

〔盧林怒下，众同下。

田云山　（惊，望，无力地）回衙，回衙！（与田明同下。）

田夫人　（上。唱西皮摇板）

盼只盼玉川儿早日脱难，

恨只恨卢林贼得胜回还。

〔田明、田云山急上，进内。

田云山　（坐下）唉！

田夫人　啊，老爷，莫非那卢林又講說什么不成？

田云山　唉，那老儿言道，龟山一案，限期已过，再若不交出奴才，就要下官償命，看来这場大禍是脫不过了！

田夫人　老賊縱子行凶，逼走我儿，不知生死存亡，如今又来逼迫老爷，难道說他一个儿子要我一家償命不成，喂呀儿啊……（哭。）

田云山　啊，夫人，休要啼哭，玉川儿他有了下落了。

田夫人　啊，他、他現在哪里？

田云山　适才下官在城外，只見这个奴才在众軍之中，这么大搖大摆，他走进城中来了。

田夫人　此話当眞？

田云山　嘿！当眞倒是当眞，只是唐将軍言道，他叫什么雷全州，乃是卢林的心腹小将。

田夫人　（大失所望）唉，想是老爷認錯人了！

田云山　嗳，焉能認錯，明明就是他呀。

田夫人　旣是我儿为何与卢林同归？又岂能是他的心腹？

田云山　哼！若不是这个奴才便罢，若是这个奴才，我定要——

田夫人　啊？你要怎样？

田云山　（看了夫人一眼，无可奈何地）唉！

田　明　啊，夫人，待小人去到帅府打探一下如何？

田夫人　好，速速打探回报！

田　明　遵命！（出門。）

田玉川上。

田　明　（惊喜）啊！少爷！

田玉川　（急促地）我爹娘可在里面？

田　明　現在里面。（急抽身回报）啊老爷，少爷回来了！

田云山
田夫人　（一惊，急向前）在哪里？

田玉川　（隨田明入內）爹——娘！（跪倒。）

田云山
田夫人　啊！儿是玉川！

田玉川　玉川。

田云山　（突拉住田玉川）我儿！

田玉川　爹爹！

田云山　好奴才！（掌面，踢田玉川跌坐。）

田夫人　（撲向田玉川）哎呀，儿啊……

田云山　（唱西皮倒板）

見奴才不由我怒气冲天！（接唱快板）

駡声寃家小玉川，

父命你衙中把書念，

不該伤人在龟山，

帅府屢次来催案，

連累为父受尽熬煎。

越思越想心煩乱——

〔田云山欲打，田夫人拦阻。

田夫人 （接唱流水）

老爷做事理不端，

好容易盼到儿回轉，

你打娇儿我心酸，

哭一声玉川儿受了苦，我的儿啊——

田云山 （打不下去）唉！（接唱）

少一个不孝子也免受牽連。

田夫人 （与田明耳語。田明下）儿啊，起来吧！

田玉川 这……（示意，怕田云山生气。）

田夫人 （向田云山）老爷，你叫他起来。

田云山 啊？……

田夫人 你叫他起来！

田云山 奴才，还不与我起来！

田玉川 多謝爹娘！（起立，唱揺板）

謝罢爹娘起身站，

为何不見胡凤蓮。

低声忙把母亲喚——

孩儿有話对娘言。

田夫人 儿啊，何事？

〔田玉川欲言又止。

田夫人 哦，莫非我儿記掛我那儿媳凤蓮嗎？

田玉川 孩儿在外，訂下終身，还望母亲恕罪！

田夫人　儿啊，若非我那儿媳去到帅府辯理，五堂之上焉有你父的命在！

田玉川　她，她現在哪里？

田夫人　被董大人收为义女，現在董府居住，为娘已命田明去往董府接她去了。儿啊，你怎样与卢林同归，快快講来！

田云山　你要与我从实的講来！

田玉川　爹娘容禀！（唱西皮搖板）

改名逃出湖广境，

又遇卢林去出征，

老儿落馬險丧命，

两軍陣前救卢林。

田云山　怎么，你救了卢林？

田玉川　正是。

田夫人　哎，你就不該救他！

田玉川　主帅落馬，焉有不救之理。

田云山　是啊，怎么不該救！該救！

田夫人　不該救！

田云山　該救！

田夫人　不該救！不該救！

田云山　好好好，不該救，不該救！——你又晓得什么！——儿啊，往下講！

田玉川　（唱西皮搖板）

孩儿救了卢林命，

杀敌立功在边庭，

卢林与儿請封贈，

因此回家探双亲。

田　明　（急上）哎呀老爷、夫人！大事不好了！

田云山
田夫人　何事惊慌？

田　明　聞听帅府正在提調校尉，要捉拿老爷来了！

众　人　哎呀，这……

田云山　小奴才，事到如今，你……你还不与我走！

田玉川　孩儿若是逃走，岂不是連累爹爹？

田云山　当眞不走？

田玉川　实难从命。

田云山　你若不走，为父我就打——

田玉川　爹爹呀！孩儿在龟山伤人，避禍逃走，連累爹娘受尽惊怕，此番奏凱回朝，原要与老儿辯明是非，如今他旣派校尉前来搜衙，儿正好自首公堂，縱有塌天大禍，儿情願一人承当！（唱西皮散板）

二老休要来阻挡，

儿一人做事一人当，

拜别爹娘帅府往——

田云山
田夫人　去不得——（拦阻。）

〔幕后喊声。

田云山　啊！（接唱）

耳听人馬鬧喧嚷！

哎呀，儿啊！耳听人馬喧嘩，想是帅府校尉前来搜衙。儿既要自首公堂，也罢！待为父将儿捆綁，去到帅府投案，与那老儿辯理，你我父子，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那老儿縱然仗勢欺人，难道陣前之功，救命之恩，还抵不过他儿子的性命不成！

田玉川　好，走。

田云山　（唱西皮散板）

法繩綁了亲生子——

儿啊！走！

田夫人　去不得，去不得！

田云山　不要你管！（推开田夫人，与田玉川同下。）

田夫人　（追望。痛哭）喂呀儿啊……（接唱西皮散板）

犹如闖入鬼門关，

骨肉相連肝腸断，喂呀我的儿呀！……

〔胡凤蓮喜孜孜地走上，見狀大惊。

胡凤蓮　（接唱）莫不是生意外又起波瀾！

田夫人　哎呀媳妇啊！玉川儿将将回来，不想卢林老賊又派校尉前来搜衙，看看就要到此，你公爹万般无奈，只得带領玉川儿投案去了，只怕此去凶多吉少，这……便如何是好！

胡凤蓮　哎呀！（唱西皮散板）

听一言急得我心如油煎，

入虎口怎能够輕易生还！

拜别婆母往帅府赶——

救不回公子，我宁死在堂前！（急下。）

〔盧府校尉上。

校　尉　江夏县可在衙內？

田夫人　帅府投案去了！

校　尉　帅府复命去者！（下。）

〔田夫人拭淚下，田明叹息隨下。

第　十　場

〔幕启。盧林、徐錫恭、董温、鄯子良、姚大讓入座飲酒。

卢　林　众位大人，且喜边乱已平，特备水酒，与众位大人痛飲。

众　官　庆功酒，我等理当奉陪。

卢　林　众位大人請。

众　官　帅爷請。

〔众同飲，中軍上。

中　軍　启禀帅爷，江夏县綁子投案。

卢　林　啊！这小畜生拿到了！——就在此处，設立公堂，有劳众位大人一同审問，与我儿报仇！

董　温　审問明白，再做道理。

卢　林　吩咐刀斧手走上。

中　軍　刀斧手走上。

〔四刀斧手上。

卢　林　江夏县綁子来見！

中　軍　江夏县綁子来見！

〔田云山、田玉川上。

田云山　（唱西皮搖板）

父子一同来投案，

田玉川　（接唱）

哪怕虎穴与龙潭。

田云山　卑职江夏县，綁子前来投案。

卢　林　你子何在？

田云山　跪在当面。

卢　林　（獰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田玉川哪，小奴才！——你在龟山无故将我儿打死，絕了老夫后代宗嗣，只道你远走天涯，逍遥法外，不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来在帅府，老夫我要冤冤相报哇！——来，与我斬、斬、斬！

田玉川　且慢！

〔田玉川抬头，众注視。

卢　林　啊！你，你是雷全州？

徐錫恭　（搶着說）不錯，他正是雷小将軍。这是哪里說起！起来，起来！

卢　林　且慢！到底你是何人？

田玉川　末将田玉川自首公堂！

卢　林　怎么講？

田玉川　田玉川自首公堂！

卢　林　啊！（愕然。呆坐。）

〔閤座大惊。

卢　林　（稍頓）呀！（唱西皮散板）

我只說仇人到开刀問斬，

又誰知雷全州，他就是田玉川！

打子的寃仇深似海，

救命的恩情重如山……

噯！（接唱）

眼見得卢門香烟断，

这打子的仇恨哪——（接唱）

岂能一旦化灰烟，

来！（接唱）

快将奴才推出斬！

刀斧手　啊！

董　温　且慢！（接唱）

帅爷且慢把令传！

龟山一案，人命关天，縱然帅爷报仇心急，也要容三司审問明白。

卢　林　鉄証如山，何必多問！

董　温　（不答盧林，逕向田玉川）田玉川有何分辯，当面講来！

田玉川　列位大人！（唱二六）

国法人情理通天，

审情度理明鏡高悬。

卢公子打死了漁人胡彥，

俺抱不平伤他在龟山。

一个是仗势欺人把王法犯，

一个是扶危济困才惹禍端。

杀人，救人当明辨，（轉快板）

莫把是非混为一談。

帅爷縱然官爵显，

只怕难斬田玉川！

卢　林　呸！（唱西皮散板）

我儿龟山伤胡彥，

与你这奴才有何干！

杀人偿命就該斬——

田云山　帅爷呀！（接唱）

帅爷息怒請听言！

帅爷！今日审問龟山一案，就該由三司做主，审情度理，依法而断，不想帅爷为报打子之仇，不問是非，不明恩怨，怒气冲冲，就要問斬，难道帅爷不顧三司在此，就一手遮天不成！

卢　林　（惱羞成怒）这这这……住口！（唱西皮散板）

你子本是杀人犯，

还敢强辯在堂前，

列位大人！（接唱）

田玉川罪当斬你們快快落案！

众　官　这……

田玉川　列位大人！（接唱）

众大人秉公断要执法如山！

众　官　呀！

姚大讓　（唱西皮摇板）

田玉川口声声只求公断，

徐錫恭　（接唱）

卢帅爷气汹汹要报仇寃。

郝子良　（接唱）

好叫我掌刑官难以落案——

董　温　（接唱）

必須要用言語打动众官。

列位大人請过来。

众　官　董大人何事？

董　温　小将侃侃而談，求我等秉公而断；帅爷怒气冲冲，催我等落案典刑，不知列位大人有何主見？

郝子良　亀山之事，是非已明，陣前之功，恩怨相抵……

徐錫恭　只是帅爷执意要报打子之仇，三司也难免从权一二。

董　温　哦？帅爷要报打子之仇，三司就該从权一二？想亀山一案，轟动江夏，卢公子仗勢欺人，湖广百姓，誰人不知。如今是非旣明，就該依法落案，倘若只看帅爷的眼色行事，豈不被人笑駡？难道我等为了帅爷一个儿子，就断送了这半世的官声不成？

徐錫恭　这——

董　温　何况田玉川乃立功小将，眼看就要封官授賞，倘若将他論罪，圣上追問下来，哪个担待得起？

郝子良
姚大讓　哎呀，是啊！

徐錫恭　依大人之見？

董　温　据理力爭，秉公而断。

郝子良　秉公而断。

姚大讓　秉公而断。

董　温　徐大人……

徐錫恭　秉公而断。

董　温　帅爷那里？

众　官　大家向前。

董　温　啊，帅爷，田玉川打抱不平失手伤人，罪不至死，何况又在两軍陣前，救了元帅性命，立下盖世奇功，倘若元帅落馬之时，他稍存半点私心，休說今日这庆功之宴，只恐帅爷也难免命丧番王之手……

徐錫恭　是啊！这是帅爷亲口講的呀！

卢　林　哼！

董　温　田玉川伤公子于先，救帅爷于后，功高于过，恩大于仇，如今投案自首，无論国法人情，俱应从輕发落，依下官看来，田玉川只可以赦，不可以斬。

卢　林　（忿忿地）啊！只可以赦，不可以斬？

众　官　是啊。

卢　林　哼，老夫只請列位大人审問龟山一案，与我儿报仇；田玉川陣前之功，老夫自有打算，不与列位大人相干！

董　温　龟山之事要审，陣前之功也要問，田玉川乃是立功小将，眼看就要加官授賞，倘若糊里糊涂地問他个罪名，圣旨一到，請問帅爷，是怎样地复命哪？

卢　林　这……

姚大讓
郝子良　倘若此事鬧到圣上駕前，慢說我等三司担待不起，只恐帅爷也多有不便！

卢　林　这……

徐錫恭　（走向盧林面前）帅爷！田玉川是万万斬不得了！

卢　林　嘿！多口！（悶坐。）

胡凤蓮　（急上。唱西皮散板）

急忙忙闖进帅府院——

公子！

田玉川　大姐！

胡凤蓮　（接唱）

說不尽千般苦万种辛酸，

我只說有三司天日得見，

却不料到今日刀斧当前。

田玉川　大姐！（接唱）

众三司俱都要秉公而断，
帅爷他仗权势要立斬陷前！

胡凤蓮　（唱西皮散板）

听罢言气得我渾身抖顫！

卢林！我把你这……

〔董温急向胡凤蓮示意。

卢　林　嘟！胆大胡凤蓮，无故闖进帅府做甚！

胡凤蓮　聞得今日审問龟山一案，民女到此，一来与我父伸冤，二来看是怎样落案！

卢　林　我儿已死，你父之事不必究論；田玉川打死帅府公子，理当償命！

胡凤蓮　住了！卢世寬仗势欺人打死我父，乃是杀人正凶，虽然身死，罪有应得；田玉川路見不平仗义救人，岂能与凶犯抵命！分明是你欺压三司徇情妄断，有你姑娘在此，就由不得你！（接唱快板）

卢林贼站稳听我言，
你子本是杀人犯，
你道甚么屈来講甚么冤，
我父惨死无人管，
反来妄斬田玉川，
三司执法秉公断，
竟仗权势压众官，
你敢杀，你敢斬，

不信你帅府敢欺天，

此处不与你把理辯，

告御状——

〔盧林一惊。

胡凤蓮　（接唱）

粉身碎骨，也要伸冤！

徐錫恭　（急拦）慢来，慢来！（向董温）啊，董大人，她若告下御状，岂不把我等也牵連在內，你就該攔阻于她呀！

董　温　唉！冤有头，債有主，她一定要告，我也攔不住她啊！

徐錫恭　啊，帅爷！

卢　林　呀！（唱西皮散板）

賤人做事眞大胆，

她要进京去伸冤。

董温一旁心不滿，

三司也护庇田玉川。

我养子不教情理短，

擅杀功臣非等閒。

思前想后心煩乱——

〔徐錫恭向众官示意。

众　官　啊，帅爷！（接唱）

望帅爷化冤仇海量放寬！

姚大讓
郝子良　啊，帅爷，胡凤蓮若去告下御状，圣上追問龟山一案，大家俱有不便，莫如赦了田玉川，了結此案，以免把事鬧大，岂不是好！

卢　林　啊，这——

董　温　啊，帅爷，若能寬宏大量，赦了田玉川，日后他为国出力报效，定不忘帅爷提拔之恩，帅爷还是赦了的好！

卢　林　这——

众　官　帅爷，赦了的好。

卢　林　这，这，这，嗳呀！（念）

我儿丧命在龟山，怀仇难忘記心間，

打子之仇难遂願哪！……

众　官　帅爷，赦了的好！

卢　林　嘿！（念）事到临头进退难！

徐錫恭　啊，帅爷，敢是赦了？

卢　林　但凭尔等！（扶中軍下。）

董　温　松綁！松綁！

〔校尉与田玉川松綁。校尉下。

〔田云山、田玉川、胡凤蓮向董温及众官致謝。

—— 劇終

击 鼓 骂 曹

前　記

《击鼓駡曹》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描写素以才华自負的禰衡被孔融推荐去見曹操，曹因他狂傲无礼，有意加以侮辱，在元旦节大宴群臣的时候，命他去作鼓吏。宴間，禰衡袒背立在堂前，击鼓曲"漁阳三撾"，痛駡曹操，后經百官劝阻，終于受命前去順說刘表。

这个剧本是根据一般舞台流行本，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校訂的。

剧中人物

禰　衡（生）	曹　操（淨）	張　辽（生）
孔　融（生）	四朝官	旗　牌
四軍士		

第　一　場

〔禰衡上。

禰　衡　（念引）天寬地闊，論机謀，智广才多。

（念詩）

口似悬河語似流，全凭舌上运机謀。

男儿若得擎天手，自然談笑覓封侯。

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乃平原孝义村人氏。幼习經綸，深通战策。少游北海，偶遇孔融。他将我荐与曹府門下。想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賊。未必有敬賢礼士之心。我不免进得相府，見机而行。正是：未逢真明主，有愧栋樑才。（唱西皮原板）

平生志气运未通，

似蛟龙困在淺水中；

有朝一日春雷动，

得会风云上九重。（下。）

第　二　場

〔四軍士、曹操上。

曹　操　（唱西皮搖板）

汉末紛紛刀兵扰，

每日里思想計千条，

但愿得狼烟一齐扫，

四海昇平乐唐尧。

张　辽　（上，唱搖板）

一封書信忙修好，

見了丞相把令交。

参見丞相。

曹　操　少礼，坐下。

张　辽　謝座。

曹　操　啊，张将軍，老夫有意順說刘表来降，命你修書，可曾修好？

张　辽　書已修好，但不知命何人前往？

曹　操　也曾命孔融呼喚禰衡，想必来也。

孔　融　（上，唱搖板）

禰衡先生我請到，

見了丞相說根苗。

参見丞相。

曹　操　先生少礼，請坐。

孔　融　謝座。

曹　操　啊，先生，命你呼喚禰衡，可曾到来？

孔　融　現在府外。

曹　操　喚他进来。

孔　融　遵命。——有請禰先生。

禰　衡　（內）来也。（上，唱西皮流水）

相府門前杀气高，

密密层层摆枪刀。

画閣雕樑双凤繞，

亚賽天子九龙朝。

参見丞相。

曹　操　下站何人？

禰　衡　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

孔　融　丞相，这就是禰先生。

曹　操　嗯，老夫豈不知他叫禰衡。見了老夫，大模大样，只行常礼，其情可惱！

禰　衡　唔呼呀，人言曹操，輕賢慢士。今日一見，果然話不虛传。啊，孔大夫，你把我荐錯了！（唱流水）

人言曹賊多奸狡，

果然亚賽秦赵高。

欺君誤国非正道，

全凭势力压当朝。

站立在丹墀微微笑，

哪怕虎穴与籠牢！

哈哈……

曹　操　啊？为何发笑？

禰　衡　我笑只笑天地寬闊，并无一人。

曹　操　老夫帳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何言无人？

禰　衡　你道你帳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請教文有誰能，武有誰勇？卑人愿聞。

曹　操　你且听道：

禰　衡　講！

曹　操　老夫帳下，文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蕭何、陈平不及也。武有李典、乐进、許褚、张辽，不讓当年岑彭、馬武。我儿曹子孝，天下奇才；夏侯惇，无敌将軍。老夫兴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言无人？

禰　衡　（冷笑）哈哈………！你道你帳下，俱是英雄上将，据卑人看来，尽是些无用之輩。

曹　操　怎見得？

禰　衡　听道。

曹　操　講。

禰　衡　荀彧、荀攸，可使吊丧問疾。郭嘉、程昱，可使看墓守坟。李典、乐进，只可牧羊放馬。許褚、张辽……

张　辽　嘟！

禰　衡　也只好是击鼓鳴金。曹子孝呼为要錢太守，夏侯惇称为完体将軍。余下之輩尽都是些衣架、飯囊、酒桶、肉袋，碌碌庸材，何足道哉！

曹　操　尔有何能，敢出此狂言大話？

禰　衡　区区不才，幼习經綸，深通战策，諸子百家之書，无一不讀。三教九流之事，无一不曉。上，可以致君于尧舜，下，可配德于孔顏。我乃天下的名士，岂肯与你这奸賊同党！——啊，孔大夫，你不要装痴了啊！（唱流水）

自幼儿窗前习管鮑，

兵書战策夜夜瞧。

我本是堂堂青史表，

岂与犬馬共同槽。

张　辽　哇！（唱散板）

禰衡小儿眞可惱，

辱駡丞相为哪条？

三尺青鋒出了鞘。（仗劍怒向禰衡，禰衡以頸示之。）

孔　融　且慢。（接唱）

将軍息怒莫开刀！

曹　操　张将軍，休要汚了老夫的宝劍。

张　辽　嗯！便宜了这廝。

禰　衡　我諒你也不敢哪。

曹　操　啊禰衡，明日元旦佳节，老夫大宴群臣，帐下缺少一名鼓吏，你可愿当？

禰　衡　这个……

〔孔融向禰衡示意。

祢　衡　嗯，愿当鼓吏。

曹　操　好，明日来早便罢，如若来迟，定按軍法从事。——张将軍。

张　辽　在。

曹　操　将他叉出帐去。

张　辽　哼，出去！

祢　衡　（冷笑）呵呵……！（唱西皮二六）

丞相委用恩非小，

区区鼓吏我怎敢辞劳！

背轉身来微微笑，

孔融作事也不高。

明知曹操多奸狡，

全凭势力压当朝。（轉快板）

我越思越想心头惱，

想个巧計罵奸曹，

罢、罢、罢，暫且忍下了，

明日自有我的巧妙高。（下。）

孔　融　（唱摇板）

祢衡先生性情傲，

险些項上吃一刀。（下。）

张　辽　（接唱）

祢衡小儿眞可惱，

丞相不杀为哪条？（下。）

曹　操　（接唱）

袖內机关他怎晓，

杀鷄焉用宰牛刀。

〔四軍士引曹操下。

第 三 場

〔禰衡上。

禰 衡 嘜！（唱西皮散板）

适才与賊一席話，

气得我禰衡乱如麻！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适才进得相府，与那賊深施一禮，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动，倒还罢了。反道我的禮貌不周。明日那賊大宴群臣，将我用为鼓吏，明明是羞辱于我，我不免在酒席宴前，当着滿朝文武，百般叫駡。縱然将我斬首，也落得个青史名标。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

（唱快板）

昔日里韓信受胯下，

英雄落魄走天涯，

到后来登台把帅掛，

扶保汉室錦邦家。

明日里席前把賊駡，

拚着一死染黄沙，

縱然将我的头割下，

落一个賜賊的名儿揚天涯。（下。）

第 四 場

〔四朝官上。

朝官甲　日观战国策，

朝官乙　夜讀国风詩。

朝官丙　要知今古事，

朝官丁　須誦五車書。

朝官甲　列位大人請了。

众　官　請了。

朝官甲　丞相有帖相邀，不知为了何事，我等一同前往。

众　官　請。

朝官甲　正是：五凤楼前朝金闕，

众　官　相府門前拜元戎。

朝官甲　来此已是相府，門上哪位在？

旗　牌　（上）列位大人到此何事？

众　官　我等求見丞相。

旗　牌　候着。——有請张将軍。

张　辽　（上）何事？

旗　牌　列位大人到。

张　辽　有請丞相。

曹　操　（上）何事？

张　辽　列位大人到。

曹　操　动乐相迎。

〔吹打，曹操出迎。

众朝官　丞相。

曹　操　列位大人。

众朝官　丞相在上，我等参拜。

曹　操　老夫也有一拜。

〔吹打，众向曹操拜賀。

众朝官　丞相相邀我等，有何見教?

曹　操　今日元旦佳节，老夫特摆筵宴，与列公暢飲。

众朝官　到此就要叨扰。

曹　操　酒宴摆下!

〔吹打，四軍士分上，旗牌摆酒，众同入座。

众朝官　請。

〔“园林好”牌子，众同飲。

曹　操　列位大人。

众朝官　丞相。

曹　操　老夫帐下，新收一名鼓吏，命他在廊下擂鼓，我与列位大人暢飲儿杯。

众朝官　我等愿聞。

曹　操　来。

旗　牌　有。

曹　操　喚鼓吏进帐。

旗　牌　鼓吏进帐。

禰　衡　（內）来也。（唱西皮倒板）

讒臣当道謀汉朝。（上，接唱原板）

楚汉相爭动枪刀。

高祖爷咸阳登大宝，

一統山河乐唐尧，

到如今出了个奸曹操，

上欺天子下压群僚。

我有心替主爷把賊扫，

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曹　操　請。

众朝官　請。

禰　衡　（接唱）

下席坐定（轉快板）奸曹操，

上坐文武众群僚，

狗奸賊传令如山倒。

舍死忘生在今朝，

元旦节与賊个不祥兆，

假装瘋魔駡奸曹，

我把藍衫来脫掉——（脫衣。）

破衣爛衫摆摆搖，

大搖大摆登甬道——（接“小拉子”）

旗　牌　呔，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你破衣爛衫，成何体統？

禰　衡　（接唱）

帐下的儿郎鬧吵吵——（接“小拉子”。）

旗　牌　叫我等好笑哇！哈哈……

禰　衡　（接唱）

你二人不必呵呵笑，

有輩古人听根苗：

昔日里太公曾垂釣，

张良进履在圯桥。

为人受得苦中苦，

脫去了藍衫換紫袍——（接“小拉子”。）

旗　牌　前輩的古人，你怎么比得？

禰　衡　呸！（接唱）

你二人把話講差了，

休把虎子当狸猫，

有朝一日时运到，

拔劍要斬海底蛟——（接“小拉子”。）

旗　牌　青天白日，你在做梦。

禰　衡　呸！（接唱）

休道我白昼梦顛倒，

頃刻就要上青霄。

我把破衣也脫掉。（脫衣。）

曹　操　請。

众朝官　請。

〔旗牌斟酒。

禰　衡　（接唱）

赤身露体逞英豪。

耀武揚威往上跑，——（接"小拉子"）

旗　牌　呔！你赤身露体，丞相若是降下罪来，那个担待？

禰　衡　（接唱）

你丞相降罪我承招。

将身来在东廊道——（接唱散板）

看奸賊把我怎开消？

旗　牌　鼓吏喚到。

曹　操　命他擂鼓三通。

旗　牌　是，丞相命你擂鼓三通。

〔禰衡击鼓三通。

朝官甲　列位大人，听这鼓吏擂鼓，有如金声玉震一般。我等暢飲几杯，祝賀丞相。請。

曹　操　請。（唱西皮原板）

擂鼓三通响如雷，

文武百官痛飲三杯。

张辽一旁牙咬碎，

孔融带愧轉回归，

老夫下位观鼓吏——

〔禰衡击鼓，"夜深沉"牌子。

曹　操　啊！（唱搖板）

再与禰衡把話提。

禰衡。

禰　衡　曹操。

曹　操　啊？你为何叫起老夫名諱？

禰　衡　你叫得我禰衡，我就叫得你曹操。

曹　操　老夫也不計較于你，今日老夫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成何体統。

禰　衡　我赤身露体，方显我是清洁的君子。

曹　操　那个是混浊的小人？

禰　禰　你就是混浊的小人。

曹　操　老夫身为首相，何言混浊二字？

禰　衡　你且听道。

曹　操　講。

禰　衡　你不識賢愚，是眼浊也。不納忠言，是耳浊也。不讀詩書，是口浊也。常怀篡逆，是賊的心浊也。我乃天下名士，你将我用为鼓吏，犹如阳貨輕仲尼，臧仓毁孟子。曹操哇，奸賊！真乃匹夫之輩也！（唱快板）

昔日里文王訪姜尙，
渭水河边遇栋樑。
臣坐輦、君掖繮，
为国求賢理应当。
你枉在朝中为首相，
狗奸賊，全然不知臭和香。

曹　操　住口！（唱散板）

老夫当朝为首相，

赫赫威名天下揚。

論机謀賽过姜吕望，

岂如你无知小儿郎。

禰　衡　呸！（接唱）

曹操把話錯来講，

禰衡言来講端詳。

鼓打一通天地响，

鼓打二通国泰康，

鼓打三通扫奸党，

鼓打四通振朝綱，

鼓发一陣連声响——（击鼓）

管叫你狗奸賊死无有下場。

众朝官　（接唱）

下得位来把話講，

丞相为何坐一旁？

啊，丞相为何悶坐一旁？

曹　操　适才与鼓吏爭論几句，气煞人也！

众朝官　丞相暫且息怒；待我等向前。

曹　操　有劳列位大人。

众朝官　啊，这一鼓吏，家住哪里，姓字名誰，一一講来。

禰　衡　嗳，列公啊！（唱二六）

未曾开言我的心头恨，

尊一声列公大人听詳情。

众朝官　（夾白）家住哪里？

禰　衡　（接唱）

家住在平原孝义村，

众朝官　（夾白）姓甚名誰？

禰　衡　（接唱）

姓禰名衡字表正平。

众朝官　（夾白）啊，原来是禰先生。

禰　衡　（接唱）

胸中頗有安邦論，

曾与孔融当过了幕宾。

他将我荐与曹奸佞，

賊有眼不識宝和珍，

我宁做忠良門下客，

不愿做奸賊帳下的人。（接"小拉子"。）

曹　操　眞乃舌辯之徒。

禰　衡　呸！（唱快板）

賊道我，舌辯徒，

舌辯之徒有张苏。

苏秦六国为宰相，

全凭舌尖压諸侯。

有朝得展崑崙手，

要把奸賊一笔勾。（接"小拉子"。）

曹　操　哼，井底之蛙，能起多大的风浪！

禰　衡　呸！（唱快板）

贼道我，井底蛙，

井底之蛙也不差，

有朝一日风云駕，

要把奸贼一爪拿。（接“小拉子”。）

曹　操　列位大人，他道老夫奸，老夫奸在哪里？

众朝官　丞相乃是大大的忠臣。

曹　操　大大的忠臣？

众朝官　大大的忠臣。

曹　操　（笑）唔哈哈……！

禰　衡　（唱摇板）

狗奸贼出巧言故意問道，

尊一声列公侯細听根苗。

自幼儿举孝廉官卑职小，

他本是夏侯子过繼姓曹。

到如今做高官忘了宗祧，

全不怕駡名儿万古留标。

张　辽　呔！（接唱）

听他言来心头惱，

三番两次为哪条。

三尺青鋒出了鞘——（拔劍。）

禰　衡　来来来！

众朝官　（接唱）

将軍息怒把他饒！

曹　操　张将軍，休要汚了老夫的宝劍。

张　辽　哼，便宜了这厮。

禰　衡　哼，狗仗人势，我諒你也不敢哪!

曹　操　啊，禰衡，老夫有書信一封，命你去往荆州，顺說刘表来降，事成之后，保你官职不小。

禰　衡　呸!（唱搖板）

要往荆州不能够，

岂与奸賊做馬牛。

众朝官　（接唱）丞相暫息雷霆怒，

劝說禰衡往荆州。

曹　操　有劳列位大人。

众朝官　啊，禰先生，丞相命你去往荆州，順說刘表来降，你若不去，怒惱了丞相，定要将你斬首，你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依靠何人？禰先生，你要再思再想!

禰　衡　噢!（唱二六）

列公大人齐来劝我，

犹如推醒梦南柯。

自古道責人先要責己过，

手摸胸膛自揣摩，

罢罢罢暫息我的心头火——（穿衣。）

曹　操　啊，列位大人，禰衡道老夫奸，老夫我奸在何处?

众朝官　丞相是大大的忠臣。

曹　操　忠臣?

众朝官　忠臣。

曹　操　啊，哈哈……！

众朝官　哈哈……！

禰　衡　（唱快板）

学一个陆賈与隋何，

走近前忙告錯，

順說刘表再定夺。

曹　操　（唱搖板）

千錯万錯先生錯，

話不投机半句多。

順說刘表归降我，

保你官职在朝閣。

禰　衡　（接唱）丞相寬心安閑坐，

披星戴月渡江河，

順說刘表若不妥——

众朝官　早去早回。

禰　衡　（接唱）

愿死他乡做鬼魔！（下。）

众朝官　我等告退。

曹　操　张将軍代送。

〔“尾声”，众分下。

——剧終

打　城　隍

前　　記

这是一出以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为时代背景的諷刺鬧剧。

三个逃避抓伕的人躲到城隍庙里假扮了城隍、判官和小鬼。这时，有两个公差因抓不着伕，跑到庙里来許願；許願之后，并无灵驗，就先后把城隍、判官、小鬼各打一頓；而挨打的恰恰是一个企图避免挨打、搶着从城隍、判官扮到小鬼的人。最后，也恰恰是他被公差抓去。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演員賈松齡、葉德霖、茹木春和該院文学組共同整理的。

剧中人物

启　良（丑）　　雷不击（丑）　　閃不服（丑）

差役甲（丑）　　差役乙（丑）

启　良　（內）啊哈！（上，念数板）

有哏儿有哏儿眞有哏儿，
父母双亡剩我一个人儿，
美中不足我缺个媳妇儿，
找个媒人儿說个媳妇儿；
这个媳妇儿长得眞不离儿，
杏核儿眼还有柳葉眉儿，
樱桃小口她打着紅咀唇儿！
过了几天起了邪心儿，
乱七八糟招了一屋子人儿，
有朝一日我轉回家門儿，
进了門一瞧：
这边儿是个黑大个儿，
那边儿是个小矮墩儿，
炕上坐着我媳妇儿，

我一見就有了气儿，
用手抄起頂門的棍儿，
左边去打黑大个儿，
右边去打小矮墩儿！
上炕单打我媳妇儿。
只听得乒乓噗哧唏哩嘩啦睜开眼睛瞧：
砸了油灯儿摔了尿盆儿，
原来是做梦打媳妇儿！

我，启良，不幸父母双亡，給我留下一份家业，被我吃喝嫖賭，无所不为，把这一份儿家当儿全都給花完了！現在我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籃。今有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抓伕塡餡，眞要是把我抓了去，我什么也干不了，非要把我累死不可呀！我听人說啊，我們这儿城隍庙，城隍老爷子别提多灵啦。有啄，我到那儿許个願，給我遮盖遮盖，要是把我拿不了去，也是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圓場）到了，进去。（进門）城隍老爷子在上，我启良在下，今有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挖沟塡餡，您保佑着别把我拿了去，我給您掛个袍，給您換双靴子，我买点猪头三牲，我供奉……（一望）唷喝，城隍老爷哪里去啦？不用說，出巡啦！唷，怎么官袍带履怎么全跟这儿哪，沒穿了去，換套儿新的。嘿，有啄、城隍老爷子出巡啦，我扮上城隍老爷子跟这儿呆着。对，他拿人不能拿神仙哪。对，我扮

上，真不賴，这时候还挺好。嘜，穿上（穿衣）哎，得，拿神仙怎么填餡呀！嘿，真不賴，嘿！这儿要有許願的吃儿也少不了啊！别的也少不了啊！这沒有急着啦！哎呀挺好，哎呀对啦，还得拿着点这个，（拿朝板）嘿！哎呀还真不錯，嗨，穿上还挺合适，您瞧嗨，来入啦！（急忙上椅子。）

雷不击　（內）啊哈！（上，念数板）

昨晚我得了一个南柯的梦，
梦見那寿星老儿騎着蒼蝇，
左手揪着蒼蝇翅，
右手揪着蒼蝇鬃，
嗡，嗡，起在了半悬空。
我抬头看滿天的星，
地下看燕儿刨的坑，
坑里头看冻着冰，
冰上看有棵松，
松上头看落着鷹！
屋里头看点着灯，
灯前看有个僧，
僧前看有本儿經，
墙上头看釘着釘，
釘上头看掛着弓。
說起风就起风，
起南刮了一陣大黑风！

刮散了满天的星，

刮平了燕儿刨的坑，

刮化了坑里头冰，

刮倒了冰上的松，

刮飞了松上的鹰；

刮灭了屋里的灯，

刮走了灯前的僧，

刮爛了僧前的經，

刮掉了墻上的釘，

刮翻了釘上的弓，

这就叫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灯灭、僧走、經爛、釘掉、弓翻，落了一場空！

我，雷不击。今有秦始皇修盖万里长城，抓伕填餡，眞要是把我抓了去，我家里头又是媳妇又是孩子，誰养活他們呀！哎，听說城隍老爷子最灵驗，我上那儿許个願去，要是保佑着不給我拿了去，也沒有准儿。到城隍庙許个願去。（圓場）到了，城隍老爷子在上，我雷不击在下，今有秦始皇修盖万里长城，抓伕填餡，您保佑着别給我拿了去，我給您掛块匾，我給您换换袍，我給您换换靴子，我多上点儿供，我，我供奉供奉您！

（启良走下椅子。）

雷不击 哟，怎么怎么啦，这是……是你啊！

启　良　是你，你是雷不击呀？

雷不击　敢情是你呀，你怎么扮这个啦？

启　良　唉！你听我告訴你說吧！咱們哥儿俩呀，全都是犯了一样的病，我也是上这儿許願来啦，城隍老爷子出巡啦，他的冠袍带履全在这里哪，我就穿上啦，他拿人不能拿神仙哪！我現在是神仙啦。

雷不击　嚄，这个主意倒不錯！

启　良　嗯！

雷不击　嘿嘿嘿嘿！你給我找个“缺眼儿”怎么样？

启　良　給你找个“缺眼儿”？

雷不击　啊！

启　良　这儿缺一个城隍奶奶。

雷不击　什么城隍奶奶呀，你别招說啦！你你你給我找一个得啦。

启　良　找一个？

雷不击　給找一个得啦！

启　良　那可不成！

雷不击　怎么不成呀？

启　良　你想想！

雷不击　嗯？

启　良　我一个人儿在这儿享受香福。

雷不击　嗯！

启　良　这儿来个許願的，就是我一个人的。

雷不击　这么办！

启　良　哎，怎么着呀？

雷不击　要是有人許願哪？

启　良　嗯。

雷不击　那东西都归你，我不要，横是成了吧？

启　良　你不要？

雷不击　啊。

启　良　这可是你說的？

雷不击　我說的。

启　良　哎，成，我給你找一个。

雷不击　哎，你給我找一个。

启　良　找一个什么呀？哎，判官！

雷不击　判官？

启　良　怎么样？

雷不击　行啊！

启　良　行行行，来来来，我給你穿上！（穿衣）兄弟，可是这么着，有人来了，千万别动换呀！

雷不击　哎，得，好。

启　良　来来来，穿上穿上！

雷不击　还是你这主意高，不錯。拿人哪儿有拿神仙的。

启　良　可不是嗎！可是这个許願可沒你的啊！說好嘍！来，把这个戴上！

雷不击　哎。啊，这个有什么式子呀？

启　良　你不会呀？

雷不声　我不会！

启　良　你不会我教給你。

雷不声　你教給我。

启　良　左手拿賬。

雷不声　啊。

启　良　右手拿笔。

雷不声　啊。

启　良　站在这儿，在这儿。

雷不声　就这个呀？成！我来一个你瞧瞧。

启　良　紋絲儿不許动呀！

雷不声　是呀，我来一个您瞧瞧！

启　良　一动換可就不象啦！

雷不声　你瞧瞧，这手拿賬。

启　良　哎！

雷不声　这手拿着笔。

启　良　成，哎，兄弟！

雷不声　干什么？

启　良　腮梆子还得鼓着点儿！

雷不声　鼓点儿？嘿，行不行？

启　良　成成！成啦，成啦，成啦！哎兄弟，沒人儿呀，咱們哥儿俩就聊会儿天儿。

雷不声　对，对，咱們就这儿聊聊。

启　良　有人来啦，就往这儿一站。

閃不照　（內）嗯唄！

启　良　哎唷我的媽呀！

（二人急分别亮相呆站。

閃不照　（上，数板）

昨晚三更我正睡覚，
忽听得嗆啷嗆啷有人把我的門敲，
开开門来看，
原来是財神爷他把我找！
他在前头走，
我在后头跑，还扛着一个鎬！
出了城有一里多遥，
找个沒人的地方往下刨，
刨出一个元宝窖：
上边盖着一个大蒲包，
打开蒲包儿看，
金子銀子眞不少，
横三竪四淨是金条，
珊瑚子树有七丈多粗八丈多高！
大珊瑚子象核桃那么大，
小珊瑚子賽过樱桃。
这笔財我发大了，
有心置地怕旱澇，
有心买房怕火燒，
有心娶几个姨太太，
我又怕她跟人跑。

忽然間南柯梦惊醒了，
东一摸，西一摸，
摸了一个青头楞的蝎子蜇的我山吽鬼嚎，
山吽鬼嚎！

在下閃不照。今有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抓伕壝餡，真要是把我抓了走，我家里头有个老媽，誰养活呀？这可怎么办哪？（圓場）哎，到了城隍庙啦，对，我这儿藏会儿。哎，城隍老爷子在这儿哪，我許个願，保佑着我别吽他們抓了去。哎，城隍老爷子在上，我閃不照在下，今有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抓伕壝餡，您保佑着我别吽他們抓了去，我給您上点儿供，許許願。哎，我給您来堂萍果，弄堂油糕。

启　良　来呀！

雷不击　哎！

启　良　把他勾啦！

雷不击　哎哎哎！

閃不照　（同时）哎哎哎！

雷不击　嘿嘿嘿，这小子别跑别跑！

启　良　勾了勾了勾了！

閃不照　你們俩人哪！？

启　良
雷不击　可不是嗎！

〔三人同笑。

閃不照　你們怎么跑这儿穿上这个啦？

雷不击　嘿！兄弟，我剛才听你这么一說呀，咱們仨人儿犯得是一路的病。

启　良　可不是嗎！

雷不击　我也上这儿許願来啦！

閃不照　是呀！

雷不击　看見他啦。他扮上城隍爷啦，他告訴我：哎，你瞧，拿人哪儿有拿神仙的！

閃不照　哎，对！

雷不击　对不对呀？

閃不照　对对对！

雷不击　他給我找了一个“缺眼儿”。

閃不照　“缺眼儿”？

雷不击　我扮判官啦！

閃不照　这不挺好嗎！哎二位，給我找个“缺眼儿”呀？

启　良　嘿！这人多了可就不成啦！

雷不击　对啦，人多了可就不成啦。

閃不照　哎，得啦得啦給我找一个。

启　良　你听我說。

閃不照　啊？

启　良　别的地方你再找找去！

閃不照　哎，得啦得啦，凑合凑合吧！

雷不击　哎，别的地方儿再找找去，别的地方儿再找找

去。

閃不照　怎么着？不給找？

启　良
雷不击　啊？

閃不照　不給找，我就在这儿呆着。

启　良
雷不击　怎么着？

閃不照　呆会儿来了人，

启　良
雷不击　啊！

閃不照　要是把我抓了去，你們俩也跑不了。

启　良
雷不击　嘍！

閃不照　我走啦，我走啦。

雷不击　回来回来，哎，你别急呀？干什么来的，这不是，……（向启良）你給他找一个得了。

閃不照　你們能瞧着把我抓了去嗎？

雷不击　（向启良）得得，給他来一个！

閃不照　給我找一个就得了嘛。

启　良　我得跟你說好了，呆会儿有还願嗒要是上供来，得全归我，啊！

閃不照　那我不要，我一点儿都不要。

雷不击　那成啦成啦。

启　良　哎，小鬼也走啦。

閃不照　哎，什么都成！只要拿不了去就得啦。

启　良
雷不击　（同）来来来，扮小鬼儿呀，扮小鬼！
閃不照

〔启良、雷不击給閃不照穿衣。

启　良　得，你可千万别动換。

閃不照　还穿什么不穿啦？

启　良　不穿啦，来，拿着板子。

閃不照　还得拿着这个？

雷不击　这小鬼你会不会呀？

閃不照　我不会呀！

雷不击　（向启良）給他摆摆。

启　良　你不会呀？

閃不照　我哪儿会这个呀！

启　良　你可真成！全不会呀？来，瞧我嗒，前腿要弓，

閃不照　嘔！

启　良　后腿要綳。

閃不照　嘔。

雷不击　瞧着点儿。

启　良　就这相儿呀！

閃不照　就这相儿呀？

雷不击　哎，对啦，就这相儿。哎，行啦，行啦。

启　良　就这相儿，来来来，瞧你的。

閃不照　怎么着来着？

雷不击　前腿儿弓啊！

启　良　前腿儿弓啊！

閃不照　嘔，前腿儿弓，哎哎……

启　良
雷不击　后腿儿绷。

閃不照　后腿儿绷，这么拿着啊？

启　良　对！胳膊再往后点儿。

雷不击　哎，对、对！

启　良　我瞧你臉上，那不成！

閃不照　啊！

启　良　啊，那不成！

閃不照　啊？

启　良　小鬼儿小鬼儿，得呲牙咧咀儿。

雷不击　哎，对啦，对对对，呲牙呲牙。

启　良　呲牙，呲牙！

雷不击　咧咀，咧咀！

启　良　咧咀！

启　良
雷不击　哎……嘿，真象、真象嘿！

启　良　要是沒人，咱們哥儿仨就聊天儿，要是有人哪，可千万别动換！听見沒有？

雷不击　一动換可就干啦。一动換就給抓了去啦。

差役甲、乙　（內）啊哈！

〔差役甲、乙同上。

差役甲　为人不当差，

差役乙　当差不自在。

差役甲　刮风也得去，

差役乙　下雨也得来。

差役甲　伙計！

差役乙　哎。

差役甲　老爷給咱們三天限，叫咱們抓人，今儿是第二天，明儿个就是第三天！

差役乙　哎！

差役甲　这还差仨人沒抓着，回去是非挨板子不可啊！

差役乙　不要紧嘚，我想起个主意来啦。

差役甲　什么主意啊？

差役乙　咱們这儿不是有个城隍庙嗎？

差役甲　是啊！

差役乙　那儿城隍老爷子可灵着哪！

差役甲　嘔！

差役乙　咱們上那儿許許願，也許就拿着个仨、俩的。

差役甲　城隍爷就那么灵？

差役乙　嘿！灵着哪！

差役甲　我不信，我不信。

差役乙　嘜，你可别不信。

差役甲　怎么啦？

差役乙　前儿天我老婆牙痛，我就上这儿許願来啦。嘿，許完願回去那么一瞧，好啦。

差役甲　是眞的呀？

差役乙　灵着哪！

差役甲　哦！听你的。

差役乙　你来，

差役甲　好好。

差役乙　你来来試試。

差役甲　我听你的。

差役乙　到了。

差役甲　到啦，嗬，进去进去。（进門。）

差役乙　跪下跪下。

差役甲　哪个是城隍爷嗎？

差役乙　跪下跪下。

差役甲　嘔，怎么还得跪下？

差役乙　什么話哪。跪下跪下。城隍老爷子在上，我們哥儿俩在下，今有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抓伕塡餡，您保佑着我們拿着个仨俩的，我們給您哪掛块匾，給您哪換換您的冠袍带履，給您哪請堂儿供，猪头三牲，再給您哪換双靴子。您可多显灵驗，保佑着我們拿着个仨俩啥，我这儿給您哪磕头啦。啊。

差役甲　怎么啦？

差役乙　伙計。

差役甲　啊。

差役乙　成，起来起来。

差役甲　这就成啦？

差役乙　走走走。

差役甲　干嘛去？

差役乙　准保得拿住个仨俩的。

差役甲　灵嗎？

差役乙　灵着哪。

差役甲　咱們先繞个湾儿去。

差役乙　你先試試。

差役甲　得！

差役乙　准保得逮着仨俩嗒。

差役甲　抓回来了人……

差役乙　抓回来了人，咱們就交差了嗎。

〔差役甲、乙下。

启　良
雷不击
閃不照　（同）哈哈哈，这个事眞不錯，可眞想不到喂，哈哈哈……

启　良　他們拿不着人，也上这儿許願来？

三人同　哈哈哈……

启　良　你瞧，他給預备东西，冠袍带履。

雷不击
閃不照　啊！

启　良　猪头三牲。

雷不击
閃不照　啊，啊！

启　良　怎么着，还給我换双靴子。（笑）嘿嘿，給我一个人儿，啊，眞不錯哎。

雷不击
閃不照　（同笑）哎，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雷不击　你一个人儿？

启　良　啊。

雷不击　那哪儿成啊。

启　良　怎么不成啊？

雷不击　咱們仨人得平分哪。

閃不照　对啦，我們也得沾点儿光儿呀。

启　良　哎，刚才咱們怎么說得来着？啊？

雷不击　怎么說来着？哎，你听我跟你說。

启　良　啊啊。

雷不击　咱們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哇。

閃不照　哎，那可就得咱們仨人儿分。

启　良　沒，沒听說，你們俩人这“缺眼儿”可是我給找的，要不你們俩人走！

雷不击
閃不照　什么什么？

启　良　哎，怎么着？

閃不照　我有主意啦。

启　良
雷不击　哎哎，什么主意？

閃不照　咱們把上的供哇，全都卖了，咱們分錢好不好？

雷不击　对，就按你这个主意儿。卖了錢咱們三一三十一。

閃不照　吱，对啦，对啦。

启　良　什么叫三一三十一呀？

雷不击　咱們三一三十一，你不懂？

启　良　我不懂。

雷不击　卖了錢哪？

启　良　啊。

雷不击　咱們仨人平分。

启　良　我就沒有听說，咱們俩怎么說的？

雷不击　怎么說的？啊？

启　良　啊，不是全归我嗎？你說好了你不要哇！

雷不击　嘜，这不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嗎？

启　良　那不成，全得归我，沒你們俩什么事。

閃不照　吱吱吱，二位别搗乱啦，保佑着别把咱們仨給抓了去就得啦。

启　良　啊，什么呀？

雷不击　这么办得啦。

启　良　怎么办哪？

雷不击　誰讓你說了半天哪。

启　良　啊。

雷不击　咱們四六賬成不成？

启　良　什么叫四六賬啊？

雷不击　你一个人儿分四成，我們俩人分六成，这个成

了吧？

閃不照　給你个便宜，我們倆六成。

启　良　怎么着，那可不成！

雷不击　怎么不成哪？

启　良　我四成啊？

閃不照　啊。

启　良　你們倆人一弄，弄我六成去。

雷不击
閃不照　我們一个人儿才三成。

启　良　那不成，沒你們的，沒你們的。全归我一个人儿。

雷不击　那哪儿成啊，不行！

启　良　不行？

雷不击　不行不行。

启　良　哎得得得，你們等会儿，你們等会儿。說了半天，这么办得啦。

雷不击
閃不照　怎么办？

启　良　咱們一九提得啦。

雷不击　一九提？

启　良　一九提。

雷不击　哎，一九提。

雷不击
閃不照　成成成，一九提，一九提。

雷不击　这你說得，一九提！

启　良　一九提呀！

雷不击　那你不吃亏了嗎？

启　良　怎么？

雷不击　你一个人儿一成，我們俩人儿九成，你不吃亏了嗎？

启　良　别这儿搗乱啦，你們俩人一成，我一个人儿九成。

雷不击
閃不照　什么什么？那哪儿成啊！

〔差役甲、乙上。

启　良
雷不击
閃不照　（同）哎呦！（分別亮相呆站。）

差役甲　我說不灵是不是？这玩意儿，繞了半天湾儿，一个还是拿不着哇！

差役乙　是呀！哎，我說今儿个是怎么啦！

差役甲　干脆，你听我的吧！

差役乙　听你的怎么办？

差役甲　打城隍。

差役乙　喂，不行不行，那多造罪呀！

差役甲　那有什么造罪呀？

差役乙　不行不行。

差役甲　我告訴你，神鬼怕惡人，一打就灵啦。

差役乙　是嗎？

差役甲　跟我来，跟我来。

差役乙　神鬼怕惡人！

差役甲　来来来，把这桌子給他搬开。

差役乙　搬开呀？

差役甲　搬桌子、搬桌子。

〔二人搬开桌子，將启良抬下。

差役甲　（夺过启良朝板）拿过来吧！趴下，我瞧見你就有气！

差役乙　这多造罪呀！这个……

差役甲　这造什么罪呀，来来来，趴下，趴下，趴好了。

差役乙　趴好了。

差役甲　（指小鬼拿的板子）把这个拿过来！

差役乙　（对小鬼）哎，小鬼老爷，借您板子使使。

差役甲　哪儿那么些廢話呀？（对启良）給你許了願啦，还拿不着人！（向差役乙）你打！

差役乙　我打？

差役甲　啊。

差役乙　不行您哪，我怕造罪！

差役甲　这有什么可造罪呀？

差役乙　不行，不行，我怕造罪。

差役甲　你不打，我打！啐啐！（打启良）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

差役乙　别介别介别介，你瞧你这行为！

差役甲　怎么啦？

差役乙　这多造罪呀！这……

差役甲　过来过来过来，把他抽起来。

差役乙　抽起来。

〔二人抬起启良，放回原位。

差役甲　怎么啦？

差役乙　多好哇！

差役甲　把桌子搬过来（將朝板放回启良手中），拿着，拿着，瞧你！（又打一下。）

差役乙　喂！我說你打啦。

差役甲　走走走走！

差役乙　哎哎哎，别走别走。

差役甲　怎么？

差役乙　我想起来啦，怪不得咱們沒拿着人哪！

差役甲　为什么呀？

差役乙　判官老爷那儿咱們沒許願哪！

差役甲　这也得許願？

差役乙　对啦！許点儿願就許拿着啦。来来来！

差役甲　那行嗎？

差役乙　跪下跪下跪下！

差役甲　还得跪下？

差役乙　判官老爷在上，我們哥儿俩在下，您保佑着我們呀拿住个仨俩的呀，我們給您哪换换袍、换换您的帽子！哦，换本帐、换换笔，也給您哪来份儿猪头三牲，也給您哪請点供，您保佑我們拿住仨俩

呀，我們这儿給您磕头啦。您多显灵驗啊！

差役甲　这就灵啦？

差役乙　成啦！这回咱們要是繞个湾儿呀，准能拿着。

差役甲　（对城隍）告訴你，这回我拿不着人呀，回来还揍你！

差役乙　嘿嘿嘿！别这么說呀，那回头不灵啦！再去繞个湾儿。您别别别这么說，这个有罪呀！

〔差役甲、乙下。

雷不击
閃不照　（同）哈哈哈哈！

启　良　哎喲，我的媽呀！哎喲，哎喲，这可不成，这可……

雷不击
閃不照　嘿嘿嘿！

启　良　不是呀，許願的不还願，他打上啦！

雷不击　这回倒不用一九提啦。

启　良　什么一九提呀？

雷不击　那你九什么来着？

閃不照　这你管保成了吧？

启　良　这可不成，拿不着回来还彎着打我哪！

雷不击　这就該一九提啦！

启　良　还一九提哪，哎，兄弟！

雷不击　啊。

启　良　咱們哥儿俩換換怎么样？

雷不击　什么？换换？

启　良　啊。

雷不击　那哪儿成啊？你听見沒有这儿許的願，啊？

启　良　吱兄弟兄弟，咱們依着你四六賬还不成嗎？

雷不击　四六賬那也不成，吱，許多少願你知道不知道？

启　良　吱，慢着，跟你这儿許的願全归你呀，我不要哇。

雷不击　那也不行，我不挨这份儿打，我不挨打。

启　良　（向閃不照）吱，你給央告央告呀！

閃不照　（向雷不击）走的时候不是說了嗎，回来还打他。

启　良　还打我　受得了嗎？

閃不照　再要是打他，他要是一动换，咱們全拿了去啦。

启　良　可不是嗎。

閃不照　換換吧，換換吧！

雷不击　那哪儿成啊，这是这是……

启　良　你替我挨两下儿得了嗎。那么些个供全都归你，我不要哇。

启　良
閃不照　吱，換換換換！

雷不击　換換？吱，得！

启　良　得啦，脫脫！（換衣）来来来，老打我受不了

是不是呀？回来还警着打我哪，你們俩可千万别动换，（向雷不击）你别跟这儿啦，我跟这儿。就这样儿啦，往那儿一坐，听見沒有？（雷不击坐）行啦行啦，咱們可千万别动换啦！

雷不击　哎，动换不了。

差役甲　（內）嗯哼！

启　良　喲，来嘍！

〔差役甲、乙上。

差役甲　不灵是不是？这湾儿繞多大功夫啦，甭說人呀，連个人影儿也瞧不見哪，唉！

差役乙　又打城隍是怎么着？

差役甲　这回我不打城隍啦！

差役乙　怎么又不打城隍啦哪？

差役甲　这个城隍爷刚才我一打他呀，他害了怕啦。

差役乙　哎。

差役甲　叫判官給勾賬，判官沒勾賬，这个毛病在判官这儿哪，我打判官！

差役乙　你怎么又打判官啦。

差役甲　跟我来打判官。（向启良）瞧你这样儿啊！瞧見你就有气。（夺賬本）拿过来吧，你这小子！（大声）拿过来趴下。——拿板子来，拿板子来！我叫你不勾賬（打），我叫你不勾賬（打），我叫你不勾賬（打），嗯！

差役乙　得啦，得啦！

差役甲　来来来，把他抽起来。（給启良賬本）拿着，拿住啦，拿着！

差役乙　哎，我說伙計！

差役甲　啊。

差役乙　我又想起来啦。

差役甲　又想起什么来啦？

差役乙　城隍老爷子那儿許了願啦，判官老爷这儿也許了願啦，小鬼老爷也得許点儿願哪！

差役甲　怎么这还得許願嗎？

差役乙　哎，这一許願就拿住啦。

差役甲　这都許了哪？

差役乙　就行啦。来来来，这回沒錯儿啦。哎，跪下跪下。——哎小鬼老爷在上，我們哥儿俩在下，你保佑着我們拿住了仨俩嗒，給您哪換換衣裳，买双鞋，換块板子，哎，猪头三牲，再給您哪請堂供，哎，您多显灵驗啊。成啦，伙計，走！沒錯儿，这回准拿着。

差役甲　（向启良）瞧見你就有气，拿不着回来还揍你！

差役乙　哎，别說啦，别說啦，这回准拿着准拿着。

〔差役甲、乙下。

雷不击
閃不照　（同笑）哈哈哈。

启　良　这不是搗乱嗎，又打上判官啦，这个，我真受

不了这个。

雷不击
閃不照　他瞄上你啦。

启　良　你听見沒有？

雷不击　啊？

启　良　他拿不着人，回来还謦着打判官哪，这受得了嗎，这个！

雷不击　你挨两下儿得啦。

启　良　（向閃不照）哎，兄弟！

閃不照　哎，怎么着？

启　良　咱們哥儿倆該換換吧！

閃不照　哎，我这儿也許了願啦。

启　良　許願全归你。

雷不击　哎对啦，你跟他換換吧。

启　良　哎，不是呀，死乞白賴地打一个儿呀……等我一出了声儿，那可就坏啦，对不对？

閃不照　哎，出声儿就坏啦。

启　良　可不是坏了嗎！

雷不击　換換換！

閃不照　这儿許的願可得归我一个人儿？

启　良　全都归你，我不要。

閃不照　好好好！

启　良　（換衣）来来来，老打我可眞受不了，哎，你們倆人有动換的吧？

雷不击　哎哎，沒动换。

启　良　啊？

雷不击　沒动换。

启　良　沒动换怎么老打我呀？

閃不照　哎，我这儿怎么站着呀？

启　良　你不会呀？

閃不照　我不会呀！

启　良　左手拿賬，右手拿笔，瞪着点眼睛，听見沒有？

閃不照　还得瞪着眼？

启　良　哎！

閃不照　得得得，瞪着眼，瞪着眼，我来一个呀！

启　良　你們俩人可千万别动换，是不是，是不是你們俩人动换的？

雷不击
閃不照　哎，沒有沒有。

启　良　沒有，怎么打我两回啦？

雷不击　哎，带上胡子呀！

閃不照　哎！

雷不击　别忘了呀，好劲，刚才有胡子，这会儿沒胡子，不打你打誰呀？

〔差役甲、乙上。

差役甲　咳！不灵呀还是不灵啊，哎，繞了半天湾儿，怎么还是拿不着人哪。

差役乙　那么怎么着？又打判官哪？

差役甲　这回不打判官啦。

差役乙　怎么又不打判官啦。

差役甲　这个判官勾了賬啦，讓小鬼儿拿去，小鬼儿腿懶，这回打小鬼儿。

差役乙　这你怎么又打小鬼儿啦？你？

差役甲　（向启良）瞧你这鬼头鬼脑的样儿，（夺板子）拿过来吧！趴倒！好哇！你不帮着我們拿，非揍你不可！（打）非揍你不可！（打）非揍你不可！（打）（向差役乙）把他抽起来！

差役乙　站住啦！

差役甲　伙計你瞧見了沒有！

差役乙　啊？

差役甲　他那七竅都不通啦。

差役乙　那么怎么着呀？

差役甲　我給他通通吧！

差役乙　嘔，七竅不通。

〔差役甲抚小鬼耳鼻孔。

差役甲　嘔，这跟他說什么就听得見啦。

差役乙　嘔，刚才他沒听見。

差役甲　拿着板子！

差役乙　小鬼老爷您拿好了吧，哈哈……小鬼老爷。

差役甲　又老爷啦，还舅舅吶！

差役乙　得啦得啦，我說伙計，咱們願許得太少。来来

来，仨一块儿，咱們多許点儿。

差役甲　啊，伙計！

差役乙　啊！（同出門。）

差役甲　怎么打了半天，这个人跟一个模样似嗒呀？

差役乙　对呀！我怎么也瞧着象一个人儿呀！

差役甲　咱們这回呀也别繞湾儿啦，你那边儿，我这边儿，咱們听听再說吧。

差役乙　好主意，听你嗒！

启　良　哎——呀！

雷不击
閃不照　（笑）哈哈 哈 哈。

启　良　这俩小子，認准了我啦，啊！一打打我三回，你們俩人一定有动换的！

雷不击
閃不照　（同）哎，沒有沒有 沒 有！

启　良　你动啦！

雷不击
閃不照　（同）哎，沒有沒有 沒 有。

〔差役甲、乙进入。三人乱跑，站錯了地位。

差役甲　哈哈，这回你們往哪儿跑？好哇，等着你們仨人哪，把他們都带走！

〔雷不击、閃不照跑下。

差役乙　伙計。

差役甲　怎么着？

差役乙　跑了俩呀！

差役甲　得啦，有他就能交差啦。

启　良　就我倒楣！嘿嘿！

差役甲、乙　走着走着！

〔同下。

——剧終



統一書号：10069·190

定　价：0.38 元